五峯集
第十三之四
呈文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三

揭

擬同副承旨申點呈沈遊擊揭帖 癸巳

早職前赴京師石尚書老爺俯憐危懇悉蒙准可轉奏施行雖慈母之護赤子無以踰此東來涕泣一念感德即日伏承老爺辱臨敝疆具審石爺道體安和伏地惶慰老爺旣親到安定軍中備見小邦危急事情尚蒙歸白分明伏想右老爺盛德益垂軫憫小邦性命但恃老爺圖之如何耳小邦危迫之情已於日朝陪臣所呈盡之老爺所教須用七萬兵者想有盛筭所料小邦亦蒙撥兵已多可以蕩勦諸道誠幸哉第且安定軍馬疲頓已極而老爺以五十日為期伊賊變詐百出始許終背安保其必無我軍仰承明

教按壁不動而彼且醞釀奸計到得辦了悉衆闌突則我軍何暇責他有約惟有必潰而已况京城之賊日趨平壤者塡塞道路云尤可畏也禦賊如療病安有病將垂亡而姑待和緩以日月爲療期耶老爺誠以盛筭所定不欲壞了七萬計較則率先將見調兵馬砲手已到鴨江等地者五六千就屯肅川安州等地姑助軍勢俾得支撑以待大軍則軍情有所恃而賊謀有所戢悶迫之至敢祗俟指揮星軺臨發言未究情惶恐不備

呂叅軍 應鍾 處揭帖 癸巳

日昨泥中久駐清驂深以禮缺爲恐顧緣造次未抒滿腔衷悃恨不早知冠蓋遠近留俟旱館得吐盡微悰耳猶幸乍接高論已得本國情勢無容更陳益歎高明所見超越

人萬萬而終始恤人之誠又所性也 天兵已克平壤餘
威今開城就復小邦官義諸軍咸思鼓勇水陸芻粮次第
稍集 天聲所暨何事不濟且聞咸鏡賊已遁兇憂遶出
京城相繼南走政要趁擊 王師旣乘破竹顧不可終一
蹴之勞我脫賊全師過海則日後之憂有不可勝言況賊
未遁而 天兵退一步賊且進一步則小邦 宗社終無
稅駕之地高明所謂國家存亡在此一擧者至我言也謹
當續差陪臣齎咨前去呈達經略根前存亡所係寧嫌瀆
告不自盡耶第念十聞不如一見今行成敗亶係季路一
言謹馳下价報感切顒高明軫此危懇更加周旋使得進
兵早勦獲及賊未全退則小邦可得無國有國而臣民之
頌高明何啻鏤金石而耀無極耶不勝至懇專此奉稟幸

恕濫猥死罪死罪

馮相公 仲纓 金相公 相 處揭帖 癸巳

山路艱險積雪未消冠蓋崎嶇晝夜跋涉良苦念此勤劬都緣鄙家事大人豈曾聞下邦有求豐等僻陋耶職憧憧念想食息靡寧倭奴兇詐得不肖兩兒自謂奇貨高明所筭雖不得行其終始爲吾兒圖者至矣職當感恩終生矣不審御駕後體中佳否謹馳此奉候不腆薄物具在別幅非敢爲贈節序漸暖恐隨行在笥者欠春服耳爲念異制未卽縫呈緇衣之宜敝予改爲至可諒領不宣

李提督前揭帖 癸巳

日昨蒙大人賜語以決意進勦丁寧見諭此誠職之至願欲謝無語只自感激而退矣大人 癃念至此而猶以待後

兵等官糧爲教後兵誠不可不待而 天威一震列屯望
風至於慶尙一道相去甚懸而賊有顚躓之狀乘之一蹴
全勝可期不必待後兵而致賊生姦也官糧海運亦似便
易而今春風緊難保其蹤跡如意以此等待見粮日耗賊
謀日深則恐非今日之勝筭此都入大人沉機而猶且云
云豈別有他議而雖大人專閫亦不得自由者耶雖誠有
之非職所敢逆料而今日但大人計者要不過和之一字
小邦尙不蒙 天朝拯濟和與戰等亡耳然亦爲大人畢
其至愚焉大軍自破平壤餘醜褫魄卷衆南遁因此趕擊
是誠順傾之勢今者兵次臨津爲日已久彼所請和者明
是故爲緩師而爲待援計耳議者所言雖陽若聽信以探
其姦而其間日子必多春序荏苒若失耕種小邦生靈均

之必覺設令伊賊果爾得退緩一嶺過一嶺必責不可行之事逐旋哄嚇則小邦終亦滅亡而已未知大人能應彼無憂耶大人歷觀前史其有與羌狄講和而能得善後者耶職雖不敏亦知大人深燭此理而顧此兇賊於小邦有百世必報之讐區區私慮敢此喋喋大人轉稟經略大人俯以目見備陳理無不淺小邦存亡在此一擧不勝至禱

平壤接待後呈李提督揭帖癸巳

昨承台教見諒至情卽許進兵不藏必勝稍諧歸來私竊感淚終宵未委已轉稟經略否愚意指授雖在經略而大人已悉小邦情勢恐經略轉圜亦在大人稟中况大人旣承專制之命見可而進尤大人所自制者耶小邦理不與賊俱生和而得全不如戰而偕亡蓋大義所存利害非所

暇念不穀仰保 聖旨謂為讐怨可復 宗社可延不復有一段疑慮在不穀中心者倘賊得和大營而小邦不許則伊所執言者有在其侵暴有甚今日不穀情事其亦急矣此賊不曉義理徒知效前其志不成其毒無已今若不大懲創全軍得志而歸則他日之憂恐不但小邦而已此非不穀事急而猥為枉辭悉出肝肺幸大人憐察焉

答祖總兵揭帖 癸巳

伏承兩紙台諭向所謂速援呈稱等情已蒙准達各衙門外且許領兵馬不日過江部差沈遊擊賫 欽賞且至
天朝軫卹之仁老爺軫念之勤小邦顛沛之際何以得此莅誦盛示感極而悲也第審台候有不安節者濕熱所傷豈非以勞苦暑潦故耶尤增奉慮所有藥物驗方呈納詳

在別幅賤劑不足以收設十全只與神相有喜耳昨所呈
製甲紙幅過意剛厚中用致煩再教不敏不敏第此非此
土所宜擾攘中亦無容易攤致之便略就装載中補綿軟
者四十張改呈亦未知果合製造否也念此製甲既爲小
邦專且只輸官備不用買易價銀雖承嚴命不敢枉留他
用謹完璧奉還惶惧惶懼卑職竊覩近日咸鏡分鈔之賊
已薄本道陽德等縣境平壤原賊且有繞出永柔等縣傍
路且潛探海路等形止小邦兵力本弱今又勢分難支恐
朝夕不得保江介一步地即幸陪臣沈喜壽自遼東傳報
聖旨令速撥兵赴援毋貽我邊疆之憂者敝邦君臣感激
涕泣幸老爺欽遵進討及賊未四出之前協力剿滅不勝
懇祈其他酌量緩急經赴上司衙門一款則已續差陪臣

節次馳進矣其鍊兵瞭望駕舡海口等事老爺為小邦慮至審勤也歎服歎服此是小邦門庭緊急豈容一毫少緩第老爺欲聞的確消息此是十分的確此外更欲聞消息則只須相問於原隰之哀矣惟老爺哀憐而亟救之拾遺戰馬盔甲器械不徒所得者零少亦未有已交於副將者敢不謹加收牧如教㘴俟惶恐謹此具復

呉遊府 惟忠 前揭帖 癸巳

昨者榮戰榮臨雖緣席次紛擾未盡衷曲而雄談偉論所以蘇滌悶欝者不一而足感慰交深言不能形夫以大人英略出羣盡忠徇國承命東征不憚險易平壤之役董率官兵一鼓先登白刃交前飛丸穿膺而勇氣愈勵遂能摧勁賊於指顧拔堅城於俄頃功無與大人並者此則非獨

天朝將士所共見知抑小邦軍民之終始嘖嘖者必歸於
大人人心歸在寧可誣乎前年六月賊攻陷晉州慶尚右
道郡縣望風瓦解無敢有拒之者其時大人自鳳溪晨夜
星馳以孤軍鎮守於高靈草溪之境遮遏兇鋒右道之保
全則亦大人之賜也既而賊帥淸正屯據西生浦林郎浦
窺覘慶州而左道之勢又急於是大人移兵復守慶州南
拒賊屯僅數十里賊兵無日不出焚燹閭閻殺掠人畜大
人深惟賊寡難易之勢相機制變按兵持重乃於十二月
初二日賊數萬餘分三路進搶直至安康縣安康乃慶州
屬縣在府治北三十餘里本道輸運軍粮接濟大軍皆由
此路此路若失則糧道斷絶而慶州在賊圍中其危甚矣
小邦將兵官高彥伯朴毅長等各率羸兵連日血戰抵敵

不住告急之報相望於道大人乃與揔兵駱遊擊王從長
計議以爲賊已繞我軍後猶不出兵制其狂逞則以單兵
坐甕孤守非得計也遂抄發諸營兵千數百餘人出城迎
戰殺傷相當畢竟賊勢浩大難以睹勝官軍頗有損折而
賊亦力疲經夜遁歸慶州得免喪敗而左道及江原沿海
州縣尚未瓦解者實此一戰之功也此等事情具在於諸
陪臣文報之中至詳至明敝邦君臣感荷恩庇常恨刳肝
瀝血以列大人盛德殊勳于天日之下豈料市虎之謗嫉
孽其間功之不圖而譴罰加焉令人傷嘆不能已已小邦
與此賊相持今已三年賊之情狀諳委甚悉其陰蓄禍心
而假降乞和乃其常態也若謂求款　天朝出於真情則
所當斂兵待命何故沈遊府纔離賊營而晉州之陷在旬

日之内譚委官宣諭未已而安康之賊又復橫突是所謂請封請貢者誠耶偽耶其計不難知也賊兇狡百端彼固意　天兵遠來理難久留也小邦物力日益匱竭也欲休兵伺隙徐起而乘其敝今春汛已迫王師撤回小邦兵殘食少千里空虛賊之兇計驗矣機會一失後悔難追嗚呼痛哉尚忍言哉或者又以安康之賊爲非真倭乃小邦飢民此言又何自而起耶誠使東萊釜山之倭已盡渡海但有望哺飢民則　天兵之半年駐劄大丘望釜山數百里而不得前進者何耶悠悠之談定於智者斯亦不足深辨所恨不穀奉職無狀始之不能禦暴止亂以效藩屏之任終之不能繕甲練兵以振衰微之勢上負　聖天子大恩又重爲諸大人憂暴露王師閱歲經年而亂靡有定又顧

慚靦若無所容旋旆在即更晤無期不腆敝儀奉備行贐
物薄情至並冀處諒

兵部差官周基慶書給贈帖　癸巳

右奏本三道咨文六道票帖二道即小邦自上年六月以
後節次告急者也此可見小邦鬱抑之情恐石老爺未及
盡得此等事情並此具錄比將小邦危迫之狀差陪臣金
睟崔岦等賫奏前進又將續該緊急賊情再次咨會撫按
等布政衙門未知一一得達否也　天朝曾撥一萬六千
兵屯駐南邊小邦悶其兵少而不敢請益者誠爲　天朝
念小邦糧鈌亦以王師已久暴露不敢每每煩籲非謂以
此可遏諸道合聚之賊也況今春汛且迫幷與萬一千兵
而撤之　天朝拯濟再造之恩畢竟只貸得小邦生靈二

年性命其必賊盡過海之說設小邦之實情而竟致如此若賊盡過海果如人所云云則 天兵久勞慰謝不暇欲更討何賊而頑乃苦辭踵請也此間事情不難知也且小邦殘破之墟萑苻極目瀕海堆山大人所目見也方將收拾餘燼修廢保殘當如教焚何苦枉邀王師自費所無芻餉瘠我遺民耶大人聞之海濱其列邑營寨非可誣也伊既經年他國耐閑寒苦者豈其計欲無故自退也況參將已入賊營討他降表降書藉令降表果至萬不可保無逞毒去歲晉州之事可驗矣近且假托討舡要往全羅地面而所說舡隻每回不同明伊并鏖全羅絶我根抵無疑言其憑阻則晉州已夷言其依賴則大兵已還言其鄉兵則剿殘已極脫賊到覆全羅則小邦之亡日急一日政如蹄

涔之魚幾涸便枯其生可計日矣小邦伏聞石爺獨違羣
議請救屬國其送師餽運悉非前聞及王師一戰而下平
壤則衆謂可以已矣石爺以為王京之賊尚存毋計而下
王京則衆謂可以已矣石爺以為釜山之氛猶熾及聞賊
退之報尚切憂疑不以為信其深仁厚澤浹三韓君臣者
已沒頂及踵矣小邦民庶雖輿臺之賤皆欲隕首圖報其
為感服當指重泉大人又以石爺帳下耳目洞見小邦實
情而去敢憑此會畢露危悃此豈與外間道也幸惟大人
心領焉軍機屢失退敵無策行言是非大與邊上事情相
戾至以安康大舉之賊為我國叛民而責呉遊府以貪功
輕戰竟至隳職此豈無非小邦天亡之秋果若賊盡退遁
而小邦緩於自謀不能善備再犯徒欲更徼　皇恩則其

失職再請罪愈深矣顧此一來之賊尚彌邊境益蓄兇計是一局未終何容結撒九仞之功將虧一朝死期垂至更復何言倘蒙大人曲念至意明白道達寫我標擗則雖死目猶瞑矣幸賜哀諒

宋經略前揭帖 癸巳

當職失國播越已三閱時矣尚賴乾坤覆燾之仁負隅一方不早滅亡幸且諸道軍兵稍思奮起在處討賊當職自知養賊腹內愈久而禍愈大而 廟社之讐難一日置非不欲整齊兵馬乘釁迭侵早決一戰而猶此相持坐屆殘臘者非欲自老師而忘仇怨也第念敝邦兵少且累敗仰惟 明旨准他救援炳如日星寧緩旬朔而荷 神武制全勝為得日夜戒勅各該臣僚葺廬舍峙糗糧供薪蒭釜

麾下厨傳闕陪臣寧飢絲毫不以自費以待大軍之至今幾月矣即見遊擊将軍沈 自賊中所回稱則前後往來似是都緣講和其華夷之義講和得失在前史可徵老爺之所自量也非下邦敢辨顧惟小邦苦苦所仰望者安在賊之咎小邦者始則曰對馬島米不納假道不許沮遏請貢今又引導蒙古犯馬島數百年已於底語而變其辭其意要間我君臣耳當職雖極蒙陋自謂肝肺無隱 聖朝而區區守義之心天地監臨誓不欲與伊賊置對而自列也其間詐誕亦 天地父母之所自察也今其說有曰非先鋒者所可自斷又曰差來諸将各有所屬其志必欲辱天子使於鱗介之疆渠見冬序垂盡 天兵已緩而其語浸倨遊擊沈約許差二員同行致謝閔白而禀裁老爺此

計若得則彼所聲言者必曰日設處來朝當職唯有魯連之死耳義不辱聞矣分浿江以西屬上國以東屬日本而賊欲退據王京則其欲置當職於何地耶當職當初倉卒妄意歸死於 父母之邦而使天下知當職之心則無恨是有內附之請而更切思之則先臣疆土苟有尺地則不可去而就亡況小邦全羅一道忠清右道尚存兩道父老願當職南來為恢復根柢甚至陪臣皆勸從之舡舵梢役已具當職不許曰一去此則西南夐邈恐不得荷 天兵之力不可去矣今時海口已氷雖欲去必不達其存其亡但視蒼天其情誠隘矣其勢誠蹙矣至於黃璨所馳報者則其語寃悖本不欲恐陳而既有所聞不敢不達以備預防非敢以此而有意於從師也但觀其別紙詩語則其所

稱兵者原非爲小邦一彈丸而已則渠所謂復蒙古怨等語立見其詐也伏望老爺奉 天子日星之旨憐小邦朝夕之命趣期進兵不日過江終 天朝興慶之仁不勝懇祈

宋經略前揭帖 癸巳

小邦臣民朝夕阽危死亡無日伏蒙 皇恩溥加冠蓋光臨 溫綸宣諭 聖旨丁寧小邦之人感激雪涕咸幸再蘇雖弱喪而見慈母未足喻其喜幸天聲所暨鼓八道忠義之氣助疲兵殺賊之勢瘡痍悉起怯夫思奮此正東方再造之機大小臣庶雖誠庸懦敢不以恢疆土復基業爲念而負 天朝指諭之盛哉第念小邦事勢窮蹙已極雖欲竭力而有不能自圖者其間曲折猥瑣不敢申諸章牘以煩籲呼幸今老爺將明命東臨敝疆一堂承顏畢辭有

路請一一瀆冒煩老爺哀憐焉小邦荷 天子威靈海波不動二百年于玆一朝毒鋒猝至將官守令恬憘日久不恩捍禦望風奔潰使賊聲勢熾張人皆喪膽謂莫可抵當以至豨突關防直逼都城小邦君臣亦頗粗曉義理豈不知廟社之可守生靈之不可棄顧念伊賊凶稔射天之計或要與同惡或要假道寡君據義斥絶遂爲梟獍所銜被決怨毒今日之勢等是垂亡寧赴愬於父母之邦使君臣大義昭布宇宙此心耿耿天地監臨宗社丘墟生民魚肉小邦君臣但欠一死耳即今區區性命棲泊偏隅軍兵粮械但平安一道之力其凋弊困頓計不可旬日支矣而補苴經過今幾月矣所有城池形勢器械蓄積盡被伊賊所擄有主客易處攻守換勢彼但據城自傲在我無持久之

勢彼且繕治窩鋪積峙糧穀爲日月久住之計而召集親旅日聚平壤咸鏡之賊采入險阻黃海之賊亦於黃州港口多造舡艦其計欲將何爲伊賊向西之路水陸甚多一或闌入則一道精銳盡在順安而其所謂精銳者亦 天朝將官之所會見兵殘馬煩已不可用而況今加老一月耶此外晴川大定更無他兵可以堵截寡君所駐亦無一步可退之地目前寡君計出無奈以內附爲請而蒙 聖朝准許感恩則深而寡君一過江則鴨綠以東非小邦有也苟以疆土爲念而保此江介則其勢但有必亡而已賊謀淺深非浮沉不可料之事長蛇之噬朝夕必至矣小邦君臣欲出何計耶再照本國大小人民除鋒刃斬殺之外逬伏林藪者率皆挺身徒步自初夏迄于今秋摶手飢餓

僵尸盈山愚下之民玩賊已久利其啗誘投順者相繼其中有識者則糾合義兵在處團結而所指者只白棒木弧而已天寒裸體計亦必散而已公私蓄藏已蕩賊手今秋收復又不及刈穫之節則孑遺之民更將何食而君誰與為國乎救拯水火少緩一日則後雖有百萬援兵所復者赤地而無益於原隰之哀矣以老爺明筭籌之其謂如何此小邦所以臨死哀鳴日日告急而誠不覺越禮而犯令豈不知 天朝師期須俟 聖旨而非下邦所敢請速者哉前日副摠兵祖平壤之戰雖值天雨泥淖致蹶驍將不得全勝而至今賊不得西下者實其力也今乃以輕進為戒懲大過每以天時地利為言即令秋潦已晴道路乾稻田之水已盡疏綫不於此時進師欲將何待 聖恩天

覆必欲全活一方民命而老爺降臨亦非但已小邦伏覩
聖旨有速去救援他無待援不及事致貽我他日邊彊之
害老爺奉　天子威命必有專制進退之便不於此時見
卹則小邦性命終遂澌然而不得被　天子字小之仁矣
小邦已將各項悶迫情由差陪臣鄭崑壽齎奏進去計其
回還必在十月旬朔之間小邦其何能支撑等待耶小邦
計勦諸道遍擾之賊必用累萬兵馬而似此粮支小邦之
力已不可措辦其餽運裝載恐未免續次貽憂平壤之賊
只消五六千兵可殲此則糧芻已完了者可句一箇月費
而津舡道路亦具整治將遼兵已在義州及湯站等地者
連浙江見到砲手一千合五六千先令進去就助順安軍
聲相機設攻則小邦性命可以得延時月以待大軍之至

其他水陸並進大勦天討等事則付且候旨萬全伏望老爺曲加矜念以活小邦岌岌之命情隘辭蹙語不擇聲更覩元儀欲待何年血丐未盡涕泣隨之不勝兢惶懇祈之至

宋經畧前揭帖 癸巳

伏承兩紙台諭向所請速撥呈稱等情已蒙准達各衙門外且許領兵馬不日過江部差沈遊擊賫欽賞且至督勵天朝矜恤之仁老爺軫念之勤小邦顛沛之際何以得此莊誦盛示感極而悲也第審台候有不安節者濕熱所傷豈非以勞苦暑潦故耶尤增奉慮所有藥物驗方呈納詳在別幅賤劑不足以收效十全只冀神相有喜耳貯所呈製甲紙張過意剛厚中用致煩再教不敏不敏第非此土所

宜擾攘中亦無容易攤致便略就裝載中稍綿軟者四十
張改呈亦未知果合製造否也念此製甲既爲敝邦草且
只輸官備不用貿易價銀雖承教命不敢枉留他用謹還
付下執事歸惶惧惶懼卑職竊覩近日分寇之賊咸鏡已
薄陽總等地平壤原賊且有繞出永柔等縣且潛探海路
等狀止小邦兵力本弱今又勢分難支恐朝夕不得保江
介一步地即幸陪臣沈喜壽自遼東傳報 聖旨令速發
兵越援毋貽我邊疆之憂者敝邦君臣感激涕泣幸老爺
欽遵進討日急一日及賊勢未出之前協力殲滅不勝懇祈

揚天使前揭帖 丙申

每昨接得陪臣黃愼狀啓大人約於本月十五六日內過
海云此狀是本月十四日出也想大人已出敝境以大人

千里勤苦之久畢竟旋節渡海而候問之禮未及祗送之儀不具使小邦區區誠禮大至欠缺寡人不勝慚恨頃日蒙示渡海陪臣一事大人奉 天子之命遠涉滄波乃要一二陪臣跟隨行李小邦豈敢靳焉豈敢靳焉但念事體猶未定而且 天朝詰勑未至意大人必待此乃渡故小邦亦欲待 天朝發落而方謀應命已將此意回報於通事朴義儉之歸今承過海之報出於不意不但朴義儉所傳之言未及呈徹大人終始惓惓至誠曉諭之意亦歸於虛地寡人尤切惶懼不能自安伏聞大人將小住對馬島以俟詔勑至日方為前進若是則去敝境不遠猶可以導達情意茲用專差陪臣李逢春趙德秀等趂同原發伺候通事朴義儉飛舡進去追伸問候之禮仍令聽大人指揮

而爲之進退乞諒其情而恕其過使小邦得免違慢之罪不勝幸甚海中炎瘴逾南逾甚伏惟珍衛萬加爲朝廷自重不宣

徐給事觀瀾前揭帖 丁酉

春初倉卒自恨出餞之遲爲之欿歉到今頃奉好音高駕當再臨弊邦是 皇恩許以麟鳳重瑞蜀國不穀深幸再會之便疇曩失餞之嘆可少慰矣方屈指計程惜不得一日早接德宇辰下約到何地罪捆佳未春盡天氣乍暖日新聯邇不穀猾遭不測之誘無以自立於天地即 聖朝刑章誠所甘心而宇宙千萬古君臣之義到不穀墜地祖先數百年恭順之度到不肖變爲惡名環東韓一域淪於禽獸不穀每日夜遑遑恨不於拒伊假道之日早死於賊

而區區延活忽聞此言之及耳也　皇恩海涵蓋東來
淵鑑所燭誣枉自別使不穀衔心莫白之冤得以昭雪雖
皇上聖明明見萬里而碎氛翳布光明并得大人曷能如
是之速也此生人間無計可報中心感銘有指泉壤自得
大人垂臨之報感德之腸日夕輪囷欲待會面始行申謝
則日月稍久自不能堪專差陪臣某官某馳侯起居仍奉
謝儀不穀且擁篲郊路以侯檐褕庶幾畢此盈襟是又不
穀朝夕飢渴之望也不腆土宜容浼從者非敢為禮聊庸
效悃統惟盛亮書此不備

萬把總前揭帖　戊戌

海外賊生得與諸大人同遊臺爺門下已自冬徂春矣兵
戈搶攘之中歡悰也後雖不得奉盃酒接慇懃中心愛戴

豈片時忘于中哉令大人遠邁南州燕鴻之嘆令人忉怛
有兒女子之悲也日朝伏承詩箋彩紙之惠奉揚仁風濯
熱清瀨不足以諭其爽也豈不欲穩展瑶牋奉和來韻以
少紓黯然之懷而讐賊未滅主辱方殷不敢捌毫吟哦作
閑暇狀玆負盛意良缺下情清明氣佳伏惟行李珎玉有
少土物略具另幅幸惟勿却

沈通判前揭帖 戊戌

昨日伏蒙賜帖承大人料理海運事十分詳的雖使小邦
人自謀何能及此仰服高見不勝欽嘆第工食一節小邦
所不敢請亦 天朝不能勝支何敢望此大人慮先及之
感惕則有不敢仰控至於海路則非惟自薪島交卸彌串
為枉路雖直卸廣梁亦涉迂枉當初小邦以廣梁為請者

以本處有城池倉廒可便收貯其實自薪島直御黄海道長山迤西地名助泥浦爲最捷其形勢按圖可見今雖不敢更以助泥浦爲請而猶御少枉之廣梁則不特東民受大人之賜爲甚大其於接餉之策極爲便益自薪島至廣梁其視還迤抵彌串不過加倍一二遭風汎幸乞貴府更加周旋稟議斷然行之終惠小邦則此非徒一陪臣至願寡君日夕所顒望而不敢言者在此不佞亦當備將此意啓知 寡君使大人盛惠終不至落莫蒙示揭草圖畫不敢存留敬此還璧統惟盛亮

沈通判前揭帖 戊戌

昨日伏承芝帖適出外且昏不即回敬竢竢罪罪不佞曾覩辱示東征始末大人爲小邦經營曲折悉得毫髮其復

王京殘纘惟大人當屈一指　天朝叙録重典小邦雖不
得預于其間明廷題賞自宜首及而尙甬落莫滄海遺珠
之嘆自古而然不佞心竊歎然前已拜行啓知即又蒙示
諭造船屯耕等節益嘆高見深得小邦實情纔莅疆土悉
爥條貫豈非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乎尤切感竦當以賜帖
快復啓知既致終始堙沉目前海運交卸廣梁一節尤係
接餉者運緊着幸乞貴府更加稟奪終得斷行則環東方
受賜貴府雖隕結何以報塞不勝至至禱禱今日當拜送
臺爺于鎭江倘貴府留本府數日還來即當躬拜悉不具
備有少土宜庸浼從者幸惟容領鄙悰爾此尙敬

趙中軍子弟前揭帖 戊戌

高明處江南文獻邦手中清玩如栗尾麝煤經千百輩佳

品乃以下邦筆墨為可用吁偏荒樸制得蒙題品亦榮矣此又文房所需非貨也與之不以傷瀆受之不以傷廉烏可以直論又何可論多少也但狼尾固近地產而此地大竹陳玄出此地者濫惡而俱非市肆間物亦非村坊所蓄不便以物換不佞悉索寒裝所隨只得筆五管墨五錠極以略少媿也內一管即所謂龍鞭是北邊肅慎墟所出非本國所易得者得之土俗以寶焉敢茲幷呈秋來令尊爺倘再東臨謹當預辦清料憑悵下覓遞呈以無負雅意也送銀不敢存留姑茲還璧伏惟恕領敬此爲謝

答陳御史二子帖 己亥

鴨江哭辭之後潛霖便注每念靈輀行路之艱未委約到何邊耐了沾濡亦未委三位孝廉已得奔哭使冥靈有慰

也吾一念憧憧念極而悲生冥靈有知想鑒之也不佞亦
於前月晦日始回王京而暑濕病作方休告江郊僻遠地
戀痛昏墊無以自聊伏蒙哀慈乃於數千里之外專价馳
書詞意鄭重有若報謝於不佞者然不佞前有不謹奉護
之罪寧有一毫可以當此且惧且愧積痛在心而沉痾已
去于身矣旣審兩位孝廉已云遼陽始至哭踊之慟思之
骨酸噫先侍御大惠殊功小邦之人雖樵童牧叟莫不口
誦而心銘况不佞追陪先侍御最久而蒙恩最切者耶疆
界有限山河邈焉從今一紙亦無緣致情於哀左右者又
復一痛幸願諸位孝廉愼自終孝策名明廷令海外之人
聞峩岷世風而自慰其見慕之盛也夏序垂盡霪炎轉劇
伏惟孝履自珍歸葬萬重臨紙嗚咽詎盡所欲言使回聊

肅此奉謝伏惟㚖鑑踈仄不備

上漕河趙指揮一元帖 道以陳御史中軍東來庚子

祖駕芝蓋辱莅敝邦厚承雅眷德意之薰馥馥然淪肌別後恩想政如渚鴻騫空沙迹漸漫一念皎皎永締霞表曾從義政便覧審老爺受任漕河而又不知漕河在何地而遠近也辰下不佞承 寡君命進京謝 恩到館且數日得見潘龍在京裏問得老爺在官萬福欣慰則深而漕河去此云是九十餘里而不佞且月晦東回意其無緣至矣旋增悵悵惘惘陳台爺終至不淑至今思之隕涕天涯地角音問莫接不知其孀孤在何地無恙否也潘說有行脚到老爺所者敢附起居思以薄禮承筐而慮有殷生狀未果也幸老爺有以諒情肅揩端候不宣

與副使裴大學譽帖 庚子

日昨芳園多蒙清酌飲德嚼芳餘薰浹腸吹喘覺馨非惟日月不能忘抑一生之幸也辰下伏惟道履冲裕不佞晩生偏荒非無嘐嘐尚友之志海隅厖陋無從寓想聞 皇都市肆間有模屬先聖賢像者不佞切願貿得以償素懷而第未知何本為真幸大人揀取真正本樣以榮行李所要文宣濂溪橫渠兩程涑水康節晦菴像也餘面謝肅此不宣

與朱序班國禎帖 庚子

日昨蒙揮惠銀鉤丁幅不意風沙昧眼獲見晴虹貫月舘裏稠擾尚稽面謝猶一念耿耿臨川耳一惠未謝又再冒請極知猥瀆急於覔寶不覺犯禮真所謂攫金而不見市

人惶惶覥覥幸大人恕其僭煩倚床再揮使落花飛絮濛

濛蒲院有以侈遠客行李至至禱禱另封青牋十一幅內

大一幅小十幅幅端皆朱書該寫字樣應縱寫者縱寫原

字應橫寫者橫寫原字字之大小視紙令相適也逐幅皆

書貴姓名印圖書使東方觀者知當今有後鍾王也卒甚

餘容面謝盡禮青此不宣伏惟清亮

謝朱左麓題扁額帖 庚子

承惠盛筆大小十一幅其瓌奇怒張之勢雖米元章復生

何以加此客囊有爛只恐行路人爭道晴虹氣逐我行李

接果盈箱耳但不佞初寫原字各紙端時慮青牋墨寫細

字或難尋看用硃書之致大人亦用硃寫深謝不敏硃墨

間所惠已多不敢再請墨寫不腆土宜略具另幅只効微

情非敢為潤筆之資伏惟莞留餘面容謝价回甫此耑謝

不宣

答裵秀才自期帖 庚子

再昨瓊枝狎座清芬襲襟至今炯炯繫懷耳昨呈蕪語只為尊大人賀有令嗣薄物亦為二妙臨池一日賞耳至屢瑤函見謝媿怯不堪十翼乾坤之問聊以質疑非敢叩二妙所有書至尤服的見第凡學須下學上達方免墮茫昧易理至微雖仲尼亦晚而好之二妙學此無乃太驟耶然此只是凡學者常程若二妙已了學庸語孟規摸次第則蓋早晚非所論耳以不侫愛二妙深敢獻鄙規多見其猥也恕之幸二妙早策榮名捧　詔東臨則倘白頭未死得再迎望是禱是禱先聖賢像承許索真本以示足荷費心

小難想與聯牀可同詔此情价回甫此展謝不宣

與朱序班帖 庚子

昨承風儀謦欬猶在耳琤琮若振金石歸期伊邇別後戀想奈如甕雞慕鵠何殊殊悵悵感肇先屢承惠行厨已侈而復有湏煩再揮者敢以雙牋瀾真所謂入海探珠者不以盈囊為饜耳牋各有應寫字樣伏乞照賜銀鉤至幸也餘具另幅肯此不宣

李鎮守成梁前揭帖 辛丑

大人久鎮遼薊不穀雖僻處海陬亦嘗與聞風稜數十年虜塵寧靖燕路無梗實大人賜也及小督府拯濟小邦而不幸星隕之早不穀之所感於督府及所傷於小督府者見督府標下一兵皆如元賓況大人欽聞之久再臨遼鎮

嚮之所感於小腦府而傷之者絲毫酬慰有所寧非至幸耶辰下小譯回自牙門始聞下風恨不毅奉候之晚耳玆憑賤价敬展起居不腆土宜庸浼從者肅此不宣

吳備禦回帖

大人久莅敝邦謨猷標格綽有餘韻秪今汀沙鴻迹已泯而清風猶爽然在襟也嚮聞旋節來轄蓋年右才左秩在大人為屈而天其或者故近敝邦令緩急有賴耶蓋敝邦業緣其猶未艾也吁亦幸矣敝邦蒙朝廷誨諭諄切非不日夜振刷而由其衰之也積故振之也不易每遇事有可虞不得不逐旋奏擾不穀唯日席藁待罪而大人乃復為之慮指諭悉至寧不感銘桑胸動靜行官自山東來者目擊甚真必能具報轅門不敢冗贅臨楮不盡所懷曷勝瞻

注唯冀若時自珍不宣

寄吳遊擊帖 戊申

小邦不祿　先王奄棄臣民嗣君差委卑職等以告訃請謚等項句當日昨已馳到義州矣祖玆伏蒙　台慈寵惠諭教若以前日効拙盛軸者爲足可謝者然噫此本不足以顯幽貞而彰盛勳區區敢綴而不辭者賤名但切於附驥耳至今語及令人掩面乃承華褒曷勝惶戢當時卒卒並闕肅禮尤增罪惧即過轅門禮當展謁以謝逋慢而棘人稾藥但有星馳奔告之念不遑他敬謹拜一函奉申起居塞寒春暮不解伏惟台體萬福荒迷不次并乞寬護不罪有少土宜庸伸芹敬莞存之幸甚卑職在王京遇有貴府咨　啓下府裡者即參課短缺未便事也就查明參

本奸民私行貿販者初不係官司果否禁許但自古關津有譏似此非常之貨等被譏察耳倘 皇稅有缺小邦何敢守株早識已行覆 啓將所有明參通行無礙回咨已具但 嗣君方在哀疚之中未經省覽及經覽完已令兵曹官馳驛齎送朝夕且至矣伏想大人欲知之敢此具申統惟台鑑

寄葉委官帖 戊申

不倿到義州即聞老大人新蒞江店念未曾接塵且屬哀慌中不敢具禮奉候只循常呈帖而已即奉老大人先賜華帖若有謝於開參者然是何敢當也賤行本欲即早過江第聞有新命自東邊來者須俟至乃行討明早當渡但念棘人毀形不敢為禮於門下是懼統惟台覽肅此回謝

不次

寄李參將帖 戊申

不佞劄鉅中家差告訃請謚等項勾當慌忙前來近故賀至陪臣李君壽俊於不佞婭也其未亡人以紙包一封抵不佞曰去年亡人在道病蒙山海關參將李老爺懇護切至雖脩短之數不得自保而感懇之在幽在明者猶耿耿也亡人嘗爲畜此物乃欲遞呈參府略伸區區而身先溘然矣未亡人謹藏之不敢湮沒亡人至願幸爲未亡人致懇則於亡人爲至幸也不佞重寡婦爲亡人報德之心謹携之裝槖替行呈納未知封中有何物件而李之遺孤年今十餘歲者在閤下倘賜報教可以慰寡婦之心而有以奉告靈筵使泉下感德者目瞑也伏惟台鑒肅此不宣

上顧諭德開雍帖 戊申

小邦不祿 先王奄棄臣民小的蒙嗣君差委告訃請諡請承襲等項勾當以本月十二日到館先問大柱爺起居伏審氷衛益進不勝欣慰立當奉候而十四日呈報單于鴻臚寺則本寺辭以十五日大朝會十六日 皇上視朝之日不可報喪未見朝之前不可先申私禮姑待至今絶長之罪何異於樂正子乎鴨江雨中之別已換七星霜矣別後瞻仰徒切天淵之嘆即來京裡雖咫尺弱水不得躬詣門下而猶得尺牘為容此亦不可再之幸也小的窃聞先朝故事會奉使小邦者無嫌而為儐接者幸而至此則許拜屛墻不以為嫌云今則未知朝家法紀如何不敢擅行以表堂亦嘗伺候行館者敢令替進此心漾漾正如隔靴

祀辭尤增耿戀不腆文房薄具在另單非以爲物聊致畢悰伏希台鑑莞存之萬幸餘青楮不備統惟台鑑

謝答序班帖 庚子

伏接芝帖飫挹騰芳此實海外鮮生百年中幸也 冊封大典係寰區一體顯待敢以一言相賀執事乃過奬至此令人羞縮不居非上紙求之市上果品劣以再得爲難敢行冒呈方以不堪揮灑爲慮即荷高情爲換佳牋存蒙感覘無以爲謝執事反以褊驪珠爲喻正好客甲破顏墨色驪字如龍寶如珠是不佞遭其驕耳寤而悔無乃執事有之罪外將君子刀一柄白摺扇一把略表微悰伏惟莞領別日在邇無緣晤辭良增悵黯千萬珍玉以慰遠慕肖此拜[illegible]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四

呈文

通遼鎭迎候李提督如松呈文 壬辰

某呈爲賊謀叵測事機益迫懇乞速進大兵先發制勝事該本月十三日蒙遼東都司軍政僉書管屯都指揮使張牌文蒙 欽差經略薊遼保定山東等處禦倭軍務兵部右侍郎宋近據副總兵佟養正稟稱倭奴領兵侵占中和土城等情又據沈惟敬稟稱倭奴願乞通貢等情各到部據此看得倭賊假以通貢却又暗攻土城明係緩我兵機擬合禁止往來嚴加盤詰爲此牌仰本官并知會朝鮮國王多設兵馬于緊要去處互相盤詰如遇遊擊沈惟敬親身或差人或家人在彼屯駐者往平壤傳送消息或在家

人中朝走回者即便盤拿解部以憑究處等因奉此轉蒙
示諭准奉　王旨這係緊急勾當既蒙經略兵部傳令行
會教總馳報遼東将本國悶迫事情呈稟提督經略兩老
爺根前請速進兵承此卑職蒙委前來竊照倭賊兇謀本
不在小今已悉陷小邦據有平壤形勢辭語益肆其計不
容但已片言解還斷無是理頃日沈遊擊再臨賊營與他
講話雖事秘莫測而見有銀幣隨行又許帶十倭赴京師
差二官至馬島小邦君臣感懐怪駭而遊擊指白日以示
無他區區仰戴之情不敢作疑謂此必爲圖濟萬全亦係
天朝廟謨必不准他和議行春秋所耻之舉持疑守信仰
候成筭而冬序荏苒殘臘垂盡討賊之期已失什九舉國
咸悶及承經略宋指諭已得賊緩師過冬之計小邦始信

前日仰保廟筭者非虛亦荷老爺纔得過關已鉤其深不勝歎服第念伊賊見遊擊過期不至灼有藉口西向之患而近又查都巡察使金命原馳報有沈遊擊家丁王貴說稱俺從遊擊入賊營見賊酋平行長向遊擊言本國通事金德澮諜間遊擊明言 天兵潛機將到必被厮殺勸俺先擧西向至於把劍請死今見遊擊知其詐謊并將一般通事金德寬牢囚等因又據本道巡察使洪洗恭馳報節據安邊等府哨探軍人節續走告倭賊引添京城徒衆恣行殺掠或劄陣各處或撤營出去要向本道陽德縣地方春月在邇賊謀愈深等因念惟伊賊素多間諜善得我情且德澮旣以歸故因其欲百計詗此以實已而要功者亦無所不至安邊之賊亦言要向陽德地方其與合謀向西

無疑而即且賊侵攻中和土城此陣最以善戰名其先合兵取此豈亦絶其後顧之憂耶一朝豨突乘我猶豫則安定原劉軍兵素弱且老決難遮遏而各鋪僅具芻粮又歸餌賊其事誠急其事誠迫卑職不知老爺已啓元戎專來告急即日伏見老爺牙旌在途軍聲燁赫是知小邦之所急老爺之所先察瞻望感激欲即引退歸報 寡君而但念賊之闌入既朝夕難保而天時且晩茲敢仰口煩喋仍乞急速前進伏望老爺既已承明命拯濟小邦更速進兵毋容持待趂事機未泄之前思先發制人之謀大振 皇靈又際至幸緣係緊急事機恐致差悞更煩呈請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薛行人慰諭回程後追到遼陽呈文 壬辰

呈為賊勢鴟張懇乞先發見到官軍赴期救援事卑職爲
因緊急事情蒙差前來竊照小邦軍兵劉營順安遮遏西
路者及他官軍義兵分屯諸處者率皆自夏徂秋兵殘馬
頓食盡器弊且復無衣迫寒有朝夕必潰之勢而賊方據
有堅城專其倉廒息足養鋭爲便特闌突之計小邦事勢
日急一日前此節次告急者非止一再非以天兵或不
及時而為張皇畏㥘之辭伏見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題奉
聖旨朝鮮被倭奴陷沒國王請兵甚急既經多官會議係
部裡又探得實便酌量應行事宜速去救援他無待緩不
及事致貽我他日邊疆之害小邦君臣感激雪涕咸以謂
其蘇有日此賊可滅方此措峙粮穀修清道路引領待至
而至今師期不定坐待死亡委爲悶迫順安之師雖誠疲

弱猶且竭力堵截今至四朔倘得遼兵已住義州及蕩站
等地者連見到南兵砲手合五六千不日過江就張聲勢
則可以協力勦殲必收全勝上有以宣　皇上恤小之仁
下有以延敝邦垂絶之命支消日月以待大軍而終濟
天朝拯濟之域事機至急冒死申請不勝兢惶切迫之至

百官呈沈遊擊惟敬文 癸巳

伏以小邦君臣伏蒙老爺一言千金偷保數月雖屢冒霜
雪怵迫江湫而不敢言苦者誠以一日之命亦老爺賜也
星軺一返死生之望但瞻雲霄約限已過未得所命雪泣
矯首相視死所而已比者獲勤台念蒙差沈嘉旺先報賊
中始信台慈垂念不置而冬序已半尚稽一戰致令凍賊
坐安巢穴失此機會已及新春休兵蜂散則小邦兵力已

不可言而雖有 天兵十萬成敗之數未可的筭士馬信
弱將官信刼小邦等亡耳誰不欲乘寒決戰以冀僥倖之
功而 聖旨丁寧已許發兵小邦形勢且悉經台察雖期
有早晩而其爲求生必出萬全戒毋妄動峙糗粮積薪芻
具廬舍釜甑竭一隅之力以待大軍之至小邦之臣或有
過慮生惑者以爲老爺初以許和故爲緩賊之計若此說
遂行則小邦之所以赴愬 天朝者本欲昭大義雪羞恥
而反使此賊受和而徐歸則素志在何此讐其不可復耶
寡君聞此艴然曰 天朝名公鉅卿奉 皇上明旨以樂
天之至仁振 天子之威靈豈有行春秋所恥之擧而取
和於雕題涅齒之虜哉有更言者罪日夜顒心跂足祗竢
來命卽日伏覩老爺再勞行旆光臨敝壤小邦其蘇矣向

所懆懆者始豁然矣第念老爺以小邦之故寒暑勞苦若
是則小邦君臣頫首思報此後餘年盡是含恩幸老爺終
始垂仁焉近日自賊中來言者皆言賊不慣着重襖與襘
寒則只用火熏至於肌膚爛赤縮頸交足其用兵擊刺可
想其勇刼此政天時可乘之會而小邦羣情亦大異於前
日官軍思奮義旅圍集婦人皆思投石童子羞與言和人
心如此天意可知顧惟諸道之賊分據沿路郡縣皆作土
窟爲過冬便時之狀不及此急擊是誠養蛇蝎於腹内而
必須先取平壤通其咽喉然後始可圖也此小邦進討之心
所以日急一日伏望老爺乘此機而速圖之使送死之寇
遄被天誅則非徒小邦永荷 皇靈雪宗社之羞而延垂
絶之命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孰不陸讋水慄知 天威之不

可嚮邇也[illegible]情陛辭蹙不知所言伏願老爺哀憐諒採焉

在平壤百官呈李提督文 癸巳

陪臣尹斗壽等謹齋沐百拜謹上書于提督府老爺台座伏以師老氣疲賊久長奸此理之必然也氣疲則更難圖前長姦則兇謀益肆亦其勢然也今觀賊屯駐不去雖聲請和是果畏大軍耶抑待添兵耶畏大軍則其斃可坐待添兵則其擊宜速伏念大軍兵馬除死傷疲斃者外未知今存的數幾許而兵出已久想不如初來之盛也老爺之欲待援兵者亦盛筭也但念此賊驚弓平壤之後望風長潰彼其尚據京城者見 王師左次冀有一息可偷倘今大軍潛機再進彼必謂後兵又至此間有許多奇謀其勢將虛彈自落況劉綎等所領砲手及薊保見調軍馬過江

且通而小邦環繖甸官義諸兵雖誠疲弱其所協助者獨
不及於八公草木耶此真難再之會而不可失之機也卑
職等似聞營中有和議盛行而不敢早為之辯白者侍郎
宋弘猷叶理老爺受命杖鉞一討士所云云必不得行昨
見陪臣韓應寅馳啓 國王者則老爺所書示陪臣者亦
有傾採一端的意思卑職等誠不勝驚膽而絕氣也小邦
之與此賊讎不容共戴一天如有言和者其惟擣椒自隨
而已為老爺籌之亦未見其利也佯和後戰伊賊常態今
日稽顙而明日反戈則在彼為先乘其機而在我為益窘
加之以不可從之說則其損 皇威不已大乎況清正言
未必遂而且與行長不協此政陳平效奇之秋而堂堂六
師反與之聽和耶設令大軍趂至釜山見彼蔽海而還彼

見 天兵一還又復繕砲淬劍蔽海而來則其禍必及於蹄涔未乾當何以抵敵耶近聞諸道塘報京城屯賊東掠於楊州抱川加平等地侵軼於江原道春川府界西掠於黔川安山南陽仁川水原振威等地迫近忠淸右道地面子遺之民殺死者何限賊必西倚議和東肆搶掠如前歲平壤五十日限前事也前歲則辛屬秋節收拾棲畝依倚叢薄或免鋒刃今則不然搏手就戮而農時垂失又不得耕種則其勢惟糜潰乃已近伏見陪臣自義州經略根前所謄送者則 聖旨丁寧又許添兵益糧務令盡勦倭奴 聖旨如此而小邦且不得保活則海隅含生徒爲感德之鬼矣橫草思效隕首無日伏顙老爺無撓和議速進大兵畢殲餘孽以究 皇恩無任哀鳴急悬之至瀆冒台嚴死

罪死罪

參將駱尚志前呈文 癸巳

小邦危亡迫在朝夕將死哀鳴不暇擇聲亦不暇避瀆日
籲台座死罪死罪前此欽蒙 天朝特發兵七十餘萬弁
許調運糧餉 明旨已降小邦君臣感戴 皇恩頂首思
効外惶懼慚恧不敢再容煩冒而第今邊報續至日急一
日毒鋒充斥彌滿八道小邦形勢盡被本賊奪據今日之
勢非仰伏 皇靈斷無收拾保活之望此所以晝不安坐
夜不能寐拊膺雪泣日告急於父母之邦者也竊念平壤
之賊及八道充滿之賊非用數十萬不可蕩掃而沿途列
邑悉經殘破餽餉難給小邦道路有水陸互進之勢若從
東海及鴨綠江下流搬移糧資駕船齊發則到黃海道豐

川京畿江華等地方不過便風三四日程允為便利其在
咸鏡者則又發精騎從本道𠊱路進討東西犄角水陸並
進則實是萬勝之策今若只圖平壤而八道之賊不盡勦
除則是實釀禍於心腹之內賊若分據各道鉅郡蓄糧修
兵等待明春再逞其毒則上國疆埸之憂誠非細矣此奚
獨小邦之不幸哉仍念小邦事勢日就危急若言必待七
十萬天寒始發則秋糧之栖畝者被賊所收老弱之逃難
者凍餒已盡後雖收復所得者赤地而無及於覆亡之數
矣八路救餓不如一簞伏願老爺曲加憐察先發精勇連
砲手五六千星火來援擊滅平壤之賊繼以大軍水陸並
舉殲殄各道兇醜救活遺民收復小邦不勝瀝血祈懇之
至為此合行具呈

申點上兵部石尚書星呈文 癸巳

發春陽長恭惟台候起居神相萬福海外鮮生叨被 天朝大君子殊眷嘗辱一言之及此生榮幸無以爲喩昔在義州獲遇沈遊戎之來傳說閤下記念鮮生猶不以鄙夷而棄之感德流涕益增瞻遡因便道達啓狀不審得關台聽否耶小邦君臣蒙 聖天子至恩如死灰復燃枯骨再肉仰戴洪造不知所報弟今克賊乍退本非回巢之計自離出 王京沿途搶掠少不自戢大軍踰嶺然後賊始徐徐退兵屯聚慶尚左右道要害地方蔚山西生浦東萊釜山機張彦陽梁山金海熊川薺浦加德天城巨濟永登浦栗浦玉浦知世浦水軍節度營等處郡邑鎭浦幾至數十區打造房屋修築城壕運糧種田聲言哄脅凌侮官兵其

凶謀所在槩可想矣有時猖蹶大肆屠殺晉州之陷殲盡
小邦將卒六萬安康之戰折損 天兵數百名此外四出
豨突殆無虛日小邦三年兵禍民廢耕農京城之內餓殍
山積四野之外雚莽極目孑遺民生有若焦釜之魚將不
日就盡賊據門庭防截無策今又留守川兵五千之外並
皆撤回狡賊抵掌而生心小邦坐薪而待燃大命近止朝
夕莫保而 天閽悠邈攀訴無路此小邦君臣日夜啜泣
不知死所者也遠外之情易訛而難的至以屯聚邊邑為
我民之援賊者而畏死不來云此則摠兵劉以下諸將官
所親覩若賊已捲歸而只遺被擄飢民則八營大丘之間
王師何至今留駐而釜山東萊又何憚而不進乎嗚呼小
邦之禍轉甚於曩而哀籲丐懇則煩複是懼欲閟默自

沮則喪亡無日小邦之情慼矣小邦之勢急矣臨楮哽塞言不暇擇伏希台亮謹血泣再拜

張副摠前呈文 癸巳

稟 欽差副摠府老爺臺前職等竊念老爺終始力救小邦猶慮賊患或出於意外勞動遠征之軍繕修防守之備小邦之人益增感泣第設險守國是聖人之遺訓而小邦旣迷苞桑之計徃賊蹂躪至此即今見老爺之此舉誰不曰至要至要者哉抑勢有緩急時有先後 天兵有一蹴全勝之機賊徒為四散大掠之計而不進一步勦賊救民反用力於城壕無知之民頗不識老爺之深算而引領嗟吁比間情狀老爺寧不加深念乎即據都巡察使金命原京畿左道觀察使成泳防禦使高彦伯等飛報賊中粮少

且知 天兵退屯日出東南諸邑恣行搶殺山野埋窖穀斛盡被掘取遠近遺民倚伏 天威或還集舊基黽勉耕田傷死鋒刃數過萬餘名日夜西望庶幾朝暮再生相持還退竟至斬伐無遺其慘痛憤惋寧有極乎即據江原道觀察使姜紳飛報倭賊一起焚搶抱川加平等邑屯聚春川府界被擄人走回說稱此是清正管下軍謀奪江原道糧餉續據 王京裏內應譯官崔繼後蠟書密通賊將平秀家號小三八郎常指揮諸將說稱 大明與朝鮮如欲講和必須與吾成說事乃可濟有賊將清正分遣其卒或千餘名或數千名出掠環鐵郡邑蓋緣 天威久斂賊糧垂絶殘孽跳梁愈肆其毒不勝焦心扼腕目今漢江那邊沙平院等處倭奴劄陣數不過五六百人而且東道分散

之賊急擊則可盡擒如抄砲手及精兵數千從陽川間路
掩襲沙平院之賊從楊州蟹踰嶺大路進勦加平之賊則
賊徒震慴而取粮無路雖不進迫京城而勝勢已什收八
九真進兵之一奇道也伏乞老爺憐察事情酌量形勢速
賜指揮緣係討賊緊急軍機為此理合具稟

御史前呈文陳劾戊戌

呈為嚴禁騷擾事本月十八日蒙 欽差監軍察院憲票
前事該即將發來告示四道分發忠州等處兵馬差使徃
來衝要館站常川張掛禁諭毋違等因蒙此卑職為照老
爺深念小邦殘破曲加矜憐已於迤西沿路館站戒戢騷
擾又於忠清全羅慶尚等道衝要去處進發告示令張掛
禁戢卑職伏念老爺法紀嚴明自台旆渡江以來各營軍

兵俱無分外需索而猶念法網之下尚有漏奸特發嚴示
分掛南北各處早職仰惟濃仁不勝感激即將示內事意
啓知　國王仍行文忠清全羅慶尚等道觀察使金信原
等處將原發告示於道內忠州公州全州安東等處官門
依法張掛免致風雨壞損外早職仍照全羅道內南原府
亦係兵馬往來衝要煩乞老爺添發原示一道亦於本府
張掛尤屬便益為此理合回繳
御史前呈文　戊戌
謹呈為海運糧石事本月十九日蒙　欽差監軍察院憲
票前事蒙據義州鎭收糧經歷黃繼揭稱山東等處海運
糧米漸集朝鮮接運舡隻不敷乞要移文多催庶免悞事
等因到院就合行催為此票行該曹照票事理即便啓

王知會速諭各道節鎮等官務要多方調集官民舡隻齎
赴義州廣梁聽便接運不得因循坐視致悞兵餉等因蒙
此卑職即遵依憲票内事理啓知行間續准海運撿察使
柳根關節該本月二十日准 欽差監軍御史接伴使李
關前事本年四月十九日蒙 欽差監軍察院憲票前事
等因蒙此除啓知 國王遵依憲票内事理施行外職為
照目前急者運糧最緊即因春耕方殷陸運已停如不專
力海運及時催趲則 天朝恩賜糧餉拋積海岸無以運
餧軍前以濟實用貴道新造舡隻黄海道若干隻平安道
若干隻應否已可行使調集官民舡隻京畿若干隻黄海
道若干隻平安道若干隻應赴義州者若干廣梁者若干
有無什物水手可以行使如或不足作何措辦自某月日

起始行轉輸并各項料理轉運緣由乞具詳回覆以憑立
等轉稟施行等因准此職竊伏惟念 聖天子矜憫小邦
旣再發大兵又不惜百萬之費今日之務孰有急於轉運
一事乎職敬蒙 國王差委申勑平安等道海運不敢不竭
力遵奉今據來文事意逐一查明計開于後以憑轉報施
行一計開一新造船隻黃海道若干隻平安道若干隻應
否可以行使前件照得平安黃海兩道沿海地方原無漕
運官舡而目今軍餉專倚於 天朝欽賜米斗不可不製
造新舡及期轉運職自上年秋冬多方規畫就黃海道長
淵長山串招募工匠砍伐木料造完大中舡三十七隻又
就平安道鐵山地造完中舡十隻厥後監軍察院標下委
官沈前來本處已行查驗令職於黃海道添造十二隻於

平安道添造二十隻以准通共八十之數職另行申飭自前月二十七日起役大船十二隻今方打造外竊查鐵山地方所有材料已盡砍伐更無中用者職與觀察使韓應寅商議就長淵長山串砍斫材木載于回舡運到平壤江岸令廣梁鎮節制使金呂尚督捻打造小舡以補二十之數一調集官民舡隻京畿若干隻黃海道若干隻平安道若干隻前件照得上年七月初十等日職蒙經理都察院分付調集民舡平安道舡九十五隻稱義字號黃海道舡六十隻稱廣字號每五舡作為一綜稱天字一號二號三號四號至五號而止地玄字倣此又差委官一人使之管押京畿中小舡百有餘隻督運陪臣趙存性專委勾管載送江陰助邑浦京畿梧木院陸運米豆之應赴義州者若

干廣梁者若干前件照得先前蒙經理都察院分付平安道舡稱義字號當運義州之糧黃海道舡稱廣字號當運廣梁之粮本年正月間觀察使韓應寅蒙山東登州府管糧同知陳票劄置倉房于龍川郡彌串堡自前月十七等日山東金州等處糧舡交卸本處所有倉房既已充滿今方催趲添造房屋第緣本郡凋弊已極趂未成就 天朝運粮陸續出來委難隨到隨卸且念義州收貯陸運米豆已至二十萬石彌串已到海運米豆已至二十萬石而義州龍川距 王京等處海路甚遠雖使終歲奔走恐未能速運軍前委非細慮當初設倉廣梁及江華專委收貯天朝山東等處粮餉以便轉運今者義州彌串已經收貯米豆猶不能趂時載送山東等處隨後運到之粮萬一不

於廣梁江華等處直行交卸實恐無以接運以濟軍興此
等事情已經呈禀于軍門戶部兩衙門如蒙準許即將義
字號船一半轉運義州收貯之粮一半轉運彌串收貯之
糧廣字號船轉運廣梁收貯之粮平安黃海兩道新造舡
隻並依此施行京畿之船亦令輸運江華收貯之粮恐為
便當一有無什物水手可以行使如或不足作何措辦前
件照得濱海居民專業漁採以為生理為緣繼餉方急不
得不雇用民舡此等漁戶俱失生業所有水手多致逃避
各道物力蕩然公私赤立雖欲量給脚價亦患無資今方
探聽大小民情收聚陸運人夫勞費以充水手口糧之用
亦安得每每收合乎至於新造船隻應用什物甚多一舡
水手亦幾至二十餘石已完四十餘隻什物水手僅得措

備令方陸續調來于義州彌串等處裝糧發運隨後打造
新船什物水手令方刻意措備一自某月日起始行輸轉
前件照得西海一帶氷澌早合春晚始解職竊念今春京
城粮餉匱乏已久若將廣字義字等號船隻裝載義州收
貯天朝出來米豆即往來之際動經時月自至遲延竊
恐無以接濟軍興職一依上年經理都察院分付無分彼
此先將小邦黃海平安應運米豆疾速轉運以爲京城繼
餉之計義字號船除上年冬已爲裝船發運外凡得四十
九隻與觀察使韓應寅商議裝載定州安州平壤米豆一
萬三千餘石刻期開洋廣字號船亦與觀察使權悏督運
陪臣趙存性另行調聚隨其裝載劃即發運外且念黃海
郡邑比諸平安道尤爲殘破凡天朝米豆從陸路運到

地方者不能隨到隨運已過平山者或於江陰之助邑浦京畿之梧木院替載京畿舡隻運送京江隨後運到黃州者自州地綠沙浦裝載或直運京江或運到長淵助泥浦替載大中舡運送京江此等船隻待陸運米豆盡數載運方始調來廣梁等處等因准此卑職爲照大兵已出糧餉最急卑職每見續調 天兵連亘道路既感 天朝出兵之多又慮小邦接餉之難 天朝欽賜米豆運到小邦者已至鉅萬如不趂時催運接濟軍興小邦責有所歸非不竭盡心力日夜奔走而旱路則非徒民力已竭即且農務方殷暫行停止陸運收其脚價以爲舡運之費着令專力海運而地方舡隻原數不多調聚官民添造新舡靡策不舉該數亦爲不多小邦上下之憂在此一事今蒙老爺憲

票除啓知　國王速諭各道節鎭等官務要多方調集舡
隻不得因循坐視致悞兵餉之外卑職仍念啓知往來之
間時日必多海運檢察使柳根方在本州催督船運卑職
經行關會柳根着令上緊整飭所據柳根關覆事理合行
回稟仰慰老爺給餉之憂卑職仍照當初廣梁江華設立
倉廒專爲收貯山東等處海運粮餉以便轉致軍前目今
天朝海運舡隻俱行交卸於義州彌串等處義州彌串距
王京江華海道甚遠小邦數少舡隻雖刻期往來候風候
潮一年之間往來不過數次所運不多其爲悶迫誠如柳
根關內所陳山東等處舡隻旣爲裝載開洋則其直到廣
梁江華等處不過加之數潮汛之便伏乞老爺與軍門老
爺商議施行不勝幸甚緣係云云事理爲此謹具呈

御史前稟帖 戊戌

謹齋沐百拜奉書監戎陳老爺台臺伏以陪臣東海之[illegible]
生也昧道懵學有何聞見薰陶之益尚賴陳編斷簡[illegible]
荒裔得窺古人捲披之餘帙所玩者猶是糟粕亦豈[illegible]
理如蕉葉不盡展者耶然有先賢一二議論行事有[illegible]
心者則瞿然深服竊自嘆吒曰斯賢也地之遠時之遠何
緣致身其側得以飽挹清芬少償景慕之懷嘐嘐一方已
覺枉過了半生自經兵禍滿目疢懷主辱不死親亡見復
積痛在心腎腸變化思賢尚友之志又荒涼矣茲者叨承
寡君之命濫充儐相之任自念樸愚其何以奉護巾襪存
以副 寡君緇衣之誠也日夜憂惶而辭難非義乃敢追
陪後塵趍走門屏之下面承謦欬色笑春溫披雲覩日未

足喻其快也嚮之所嘆地之遠時之遠者無復餘恨矣不期萬死之餘忝此登門之慶也私心喜幸充然有得不覺撥然而爲榮也頃在定州蒙老爺發示長律二篇陪臣本昧詩學不堪與語於擬金振玉之列矣猶知清廟之瑟令人一倡而三嘆服膺萑誦不知鞍馬道途之勞也已發該官刊揭壁上以爲偏邦永世之珍覽在平壤又蒙台旨令陪臣作詩以進之教下邦俚語得正於大方之家固至幸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志也何敢有辭顧念小邦廟社丘墟讐賊未滅　寡君慘然在薪膽之中陪臣恨不得朝夕先死忍而至今耳雖欲鼓腸拚歡作文墨語正如喪家之譚慶事愈强而愈不稱矣以致日字已多未獲承命非敢違慢其情戚矣伏聞　天兵已破烏山賊壘所未盡者直上

屠彈丸一柵今雖左次是誠鷙鳥斂翼之勢此賊之滅盖不多日倘見海祲永清台旆凱還則皇華原隰春日載陽如蒙山海之量容陪臣相送於鴨綠江上則攀飈輪而償宿債此其時矣幸老爺有以遲之否竢竢罪罪台教小邦沿海地圖謹繕寫以呈伏惟台覽

中軍前稟帖 戊戌

小邦蒙 天朝寵靈二百年休養生息城郭宮室之盛戶口烟火之密雖不及 天朝一大縣在山海崎嶇之間亦頗可觀兵火之後煨燼丘墟瓦礫荅陊墻壁徒立林園樹木盡被砍伐每歲春回無處著花兔葵燕麥動搖風前黍離稷穗之悲言之哽咽 寡君王府并太廟有四區周築之內尚有若干株喬木可表古國而方為多少 天兵所

斫楂拼鱗鱗都中士庶每聞斧斤之聲不覺膓摧倘得屈
賊畢殲宫室重營豫章楩楠非一二歲取陰煩乞老爺俯
諒陪臣情懇於王府舊廟處所發示嚴諭俾免全然濯濯
不勝幸甚昧死謹稟

御史前稟帖 戊戌

謹稟本月十一日有小邦原任晉州牧使羅廷彥自慶尙
右道回還說稱本道宜寧三嘉昌寧靈山玄風淸道慶山
草溪陜川居昌咸陽山陰安陰丹城等處地方倭賊方行
充斥晝則入山竄伏夜則擧火相應搶掠村房見我軍衆
少則鏖殺衆多則跪走據險日夜窺伺殺掠勢同風雨往
來緣此本道之民掃境驚散星州迤南莽然一空賊又於
本道南海泗川固城等縣海岸地方設築大城於晉州等

處亦為撤置小營以衛老窟如不急用兵馳勦以致諸營勢成牢不可破則本道列邑非我所有即日本道兵馬節度使等官鄭起龍等所領軍兵累次交鋒死散殆半本道人民日望　天兵來活性命而　天兵方駐龍宮等路遠去處責令搬移大丘等處粮餉于裡面大小缺望啼哭遑遑慘不忍見等因得此畢職竊照本道賊勢地方陪臣前後馳報日急而廷彥所言又如此必先收本道然後可以聯全羅之勢而為遮截海路之地今不先勦此賊收拾本道招集散民及時耕種則日後雖欲再舉糧餉芻茭百無可賴解總兵等各營軍兵會已下去伏想諸老爺勝算已及於此然在畢職區區之慮亦恐賊勢日肆巧遲可戒伏乞老爺亟加籌策趁機馳勦先收本道庶完大事不勝幸

甚為此理合具禀

中軍前禀帖 戊戌

監軍老爺以繡衣之尊奉持斧之命光臨敝邦法度嚴明自從藩京各營軍兵咸囿軌躅不令而戢不威而畏齊整鈐東隱然有萬鈞之力舉國臣民均切愛戴雖其臺院體貌尊嚴不敢道達歡情而頂祝之誠寧有須臾眷哉今其渚鴻莫留歸轄催脂東人九最之思爭懷卧轍之願中軍老爺亦且簡嘿自持一遵臺爺約束凡事有不敢經禀於臺爺者悉先赴懇於老爺輙蒙禀奪立施東人之感老爺與所感於臺爺者無異自聞歸音遠邇悵切信乎有脚之春感入易而深也今既請留而不敢謹將回路便宜若干條開坐于後煩乞禀議回下不勝幸甚謹禀計開一小邦

再經兵火之後民間頭畜絕少每調發刷馬悉收價雇立給價多而應募者少此最目前第一難事以此如咸鏡江原山海陽遠去處遍行徵調聽候城中者已過月餘若馬數夥敷則凡衙門自有大小尊卑之分凡派定夫馬先自軍門按院而爲之他衙門不在此數而惟其餘數不敷前後各衙門之行皆破東補西先行者回方補後行近日丁贊畫董都督相繼西回而軍門老爺又於十二日起馬倘軍門的於十二日起馬而臺爺十五日起馬則先去夫馬勢未及回來早職深恐徒馭多缺致悞行李不勝憂慮乞老爺閔禀臺爺寬了四五日幸甚一監軍一行負役或有先回者或有派赴各營者回程各負役多少與初來時不同應入坐馬幾匹中騎馬幾匹馱馬幾匹應付廩給者幾

貧口糧者幾名杠幾欑乞得一一開示方好預行移文整
備聽調一一王京迤西沿路路程遠近照實書呈乞於各
站下某處中火某處駐宿某處留幾日一一添註示下方
無臨時窘迫之患

御史前禀帖 戊戌

謹齋沐百拜叩稟監軍老爺台臺伏以小邦為強寇所迫
其勢之急不啻如人被他扼吭性命垂絕過之者雖婦人
童子亦仰首乞救意彼皆有救己之力也况今日 皇恩
是何等盛典馬歩十萬是何等兵器錢粮鉅萬是何等糜
費小邦感而生愛愛而知敬苟係王人雖厮儓下賤之人
視之如騶虞瑞麟皆為活己之物不敢毫有厭斁之心如
提督劉爺則又四海之望而萬甲之威川卒精銳亦天下

之勝兵非蒙 聖恩隆天極地視小邦如子姓之國而必
欲拯濟則小邦何能得此將此兵於數萬里之外而為己
之援哉且凡人情將生則怕卒生則疑若劉督爺則曾以
五千之兵駐全慶經歲既使方張之賊不敢北窺兼之號
令嚴明秋毫無犯每轅門晝靜並與馬鳴而不聞小邦之
人雖樵童牧叟咸誦德音稱劉爺不休是固將為素附卒
為己試今其再臨舉手加額環東區盡然 寡君選差陪
臣候之江上已自上年初秋 寡君待歸之情固憧憧日
夕矣前數日伏蒙老爺分付并行牌文令禁約漢土官兵
者早職以為此豈憲所在槩施約束整所已整而為加策
天駒之計耳已馬上差人奉諭沿路昨日再蒙老爺分付
并覩參都爺行王道爺憲牌始審向所教流言正指川兵

而其中有　國王屢屢赴告之說於以　寡君顒待之切
其有果信流言謂素附之將已試之卒為有此弊而欲加
嚴禁之理乎畢職竊伏思之小邦之人積經兵禍人人魄
奪神慴一聞行言正如傷弓易驚前歲達兵之來城中亦
頗譁然旣而得定千萬兵之中其好歹亦豈一一同哉其
間或不無一二悍卒重怯民之惑者今屬川兵在遼放肆
之說畢職亦嘗聞之豈此說流布遠近詿演於屢傳惑深
於遠聞致城中洶惧如前歲之為而　寡君以為小民一
散無以導迎　天兵而為根著之地旣不能家道戶說而
姑為是弭定之計乃請於都院而使愚民為可恃而不散
者耶畢職在遠不詳大要想不出於此若果以此謂　寡
君致疑於劉督爺則不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謂乎劉

督爺三年于小邦　寡君之信督爺督爺之知　寡君陪臣無以容說但恐老爺或未及察此間事情玆敢縷縷具禀且願老爺樂為督爺道也干瀆台嚴惶恐死罪

御史前呈文戊戌

謹呈為軍餉事本年四月初三日卑職同平安道觀察使韓應寅於平壤館蒙老爺分付每年軍粮米豆以九十萬石為率　天朝出辦六十萬石內三十萬石自運三十萬石折價銀子三十萬兩發朝鮮代買朝鮮自備糧料三十萬石等因蒙此卑職不敢擅議馳啓　國王禀知去後本月二十九日接得承政院抄送左副承旨李廷龜於本月十四日敬奉王旨內該監軍按院軫念本國粮餉之難悉心籌策丁寧分付若是之勤予不勝感激非不欲竭力奉

行以毋負監院盛意是圖第念本國山海磽确生穀之源不敷唯忠清慶尙全羅三道土地稍饒常時稅入貢賦經費所需專仰此道而計其田結之數不過三十七萬結每年一結收米四斗多不過十萬石以此一年之入僅足以支一年之需兵興以後慶尙道則只有上邊豊基榮川禮安奉化安東眞寶靑松六七邑外皆爲灰燼之塲遺民死亡殆盡田野抛荒荊棘滿目已無收入之稅獨有全羅及忠淸右道沿海一帶甦免兵燹以此竭其地之所出內供經費外事調度蓋已無復餘力矣又於前年秋賊兵毋動三道一撥被禍焚掠之慘倍於往時自今年南方漕運不至內外儲蓄一皆蕩竭都城倉廒聚儲糧穀時無數日之餉雖因經理都院海防道諸衙門分付方為屯耕而兩南

地方零賦出沒遺民不得耕種且大兵壓境尤不得專力農作雖有江原咸鏡黃海平安京畿等道稅入而亦爲比前頓減今年所收多不過四五萬石以此揆之本國自備與銀兩所買責以三十萬石亦無可辦之勢況至於六十萬石之多乎若減其銀數并與自備者而合辦十萬餘石則容或可措此外年運頗稔收拾民間則亦可得零星湊集而年運不可預卜湊集難定多少不敢質言卿其將此曲折具詳回稟施行等因蒙此卑職竊照所據軍餉一節係是大段句當卑職不敢擅議稟知 國王今蒙 國王與備邊陪臣計議傳當所回諭如此卑職念惟此粮辦之當餉何兵餉之當用何地是都爲小邦存亡生死之計苟力可辦髮膚無惜第惟全慶生穀之地已爲不耕之墟其餘

沿路去處奔走差調無暇農作今年春耕多少實老爺之所目擊而傷之者兼又旱乾太甚凄風連吹昨雖得雨僅浥旱田蝗虫之災間間已作以目前景象觀之今年秋事已可知矣倘不計力量事勢枉謂可辦六十萬石而臨時致誤則奈天下大計何奈老爺盛意何伏乞老爺思軍餉之重絫小邦之勢斟酌區處俾得妥當不勝幸甚緣係軍餉事理爲此具呈

御史前稟帖 戊戌

謹稟爲查覈流言事卑職聽得老爺移咨 國王內據慶州路塘報附近倭營各郡守多有送粮與賊又捉獲鮮民李元亮騎坐原盜 天朝青驄騸馬一匹見交地方官畏養候鮮等情卑職聞之骨驚神駭仍竊思之小邦今日之

罪惟財力窮竭微弱不振不克副 皇上拯濟之仁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已至於視此賊不啻如蜂蠆豺虎爲不
與共戴一天則婦人小子皆同此心雖奸人鼠肝常情之
所不測而如塘報所云者則至愚下小民所不爲守土陪
臣雖極無狀必不至此自古干戈擾攘之際訛言必興日
前有言小邦陪臣安東府使鄭賜湖其女子爲賊所擄賜
湖仍與賊通至於送米與賊賜湖雖甚不道其一生原無
女子則國人所共知流言之無據一至於此念惟小邦亦
有區區三尺如果有此事則必須查出正犯按律行法如
無是事則亦不容流言輾轉使人心不安都不可徒然淹
置益滋疑惑塘官所報料非無根瞹昧疑似之間必有所
聞或所見送粮的未必各郡皆然必有一二犯人解馬的

亦必有某地方見交之官如蒙老爺俯詢該報委官則立可得情伏乞老爺曲察小邦事情詳加辨覈以安人心不勝幸甚此事已蒙咨會 寡君回咨不日當至而這係人心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誅而老爺今臨送旆陪臣願蒙面諭啓知 國王為此謹具稟

御史前稟帖 戊戌

謹稟為倭情事本年五月初九日蒙 欽差監察遼海朝鮮等處軍務監察御史陳老爺憲牌前事案准提督漢土官兵禦倭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手本開稱先以副將提兵征倭朝鮮曾遣世子光海君帶同陪臣議政尹斗壽隨軍戰守今改官提督派守全羅閒請行二酋併力侵犯請乞移咨 國王查照舊例仍遣藩儲弁兵曹判書二員前來共

事等因到院准此為照提督此議無非為東國海氛未靖
得一德望藩儲監臨征討萃渙合離一以晉行間金革之
勞一以作國人敵愾之氣不為無見為此牌行該曹照牌
事理即便馳啓　國王知會如遇提督出師不妨仍照已
前事理命世子督率陪臣將士同赴全羅地方協裏併力
共殄妖氛如念係國安危不必別懷疑惑萃君臣熟圖經
覆提督施行等因蒙此除一面馬上差人馳啓　國王外
卑職竊照先該萬曆二十一年小邦六道倭兵甫退而釜
山等處各營盤據沿海去處全慶之間地方瘡痍人心未
定經畧侍郎宋爺題奉　聖旨令小邦世子光海君帶同
陪臣前赴本處就行鎮定光海君欽遵　聖旨久在全慶
之間勞來安集人心愛戴地方賴以底定即目提督劉爺

另開手本要得再與同事此無非為小邦諱欲協衷併力
共圖廓清其有明降與否即不須論而但劉督爺自為分
付可行事苟有益雖不為分付其欲自為請行又豈但世
子而已也況劉督爺先以副將今加提督隆衘耶此係小
邦存亡之數小邦非惟不敢懷疑而亦不容懷慽於其
間但照今日事體與先年不同先年所急在於撫定人心
而今日所憂只在於財力窮竭先年劉督爺鎮守南原時
則全羅一道及忠清右道連全羅沿海地方幸保全完全
羅即小邦財賦之府忠清右道亦魚鹽麻枲之地盡兩道
之力贍餉軍前僅免缺乏今則全羅及忠清右道久被毒
晥蹂躪尤甚一草一木無有完者先發水陸　天兵派駐
全羅地方者饋餉已難世子儲君非如一陪臣之行雖簡

其僚屬省其儲從觀瞻所關民望所屬亦豈可單騎獨行向雖盡地之力但供 天兵萬有難濟今又添之以一起行李迎送供億之費則尤力分難支陪臣都元帥総治諸道各道有觀察使防禦使調度使兵馬水軍節度使等官分管兵馬糧餉等務各營又伺候陪臣為之奉護各該經營措置不患無人惟是省費合力專餉各營斯為得策況全慶三路俱有提督府開營而獨此府與世子俱則亦不無彼此輕重之嫌伏乞老爺諒今日事體之不同思各營粮費之當專毋令一路偏重和衷濟事不勝幸甚卑職已行咨知而劉督爺亦已東行必 國王會督爺議處而卑職急於開稟事情敢此干瀆無任惶恐之至緣係倭情事情為此謹具稟

遼東撫院山海關分司等衙門 查還人口呈文 庚子

朝鮮國差來謝 恩陪臣吏曹判書李等謹呈爲乞速查還本國人口事該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有賀節陪臣尹安性齎捧到 勅諭節該特遣陪臣進獻助工方物朕甚嘉悅特降勅奬勵仍賜白金蟒衣用示優禮欽此又該本年八月十三日准 欽差經理朝鮮軍務右副都御史萬 咨該 欽差巡撫山東地方右副都御史劉將小邦逃回男婦金丁仍等一十三名口給與盤纏交付揔兵官李兵船順帶前來准此 寡君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另差陪臣齎領兩項謝 恩表文禮物前赴京師進謝外又據議政府等狀啓節該本國各道人民流離飢餓各自救命先後隨 天兵過江者不記其數俱於各處地方

寄住討食或父子相離兄弟相別思戀之情委屬可矜合
無移咨兵部撫院山海關主事遼東都司等各該衙門將
前項寄住人口盡數查還以便完聚相應等因據此 寡
君另具各咨順付陪臣陪臣謹將原咨於所經遼東都司
及撫院貴部衙門歷行投呈間卑職竊與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等人口隨其所棲泊等為王
土隨其所服役等為王臣况今 皇仁同視內外一家
天朝各營軍兵方且留住小邦一體隄備觀此鎖尾先請
查還此豈 寡君之情哉但念愚民方流離蕩析之際急
於救命隨住各營日久情熟或男婦仍因或貪戀棧豆俱
被各兵帶回人人孰無父母兄弟骨肉之情無間貴賤懷
土之性聖言非苟 寡君為民父母既不忍使一民仳離

而無又小邦積禍之後國內空虛生齒未及繁殖設可繁
殖是所謂種樹望陰難責於十數年之內當此善後方急
之日訓鍊峙糧一人有闗至於勞 天朝之兵久戍勤苦
則本國人口理宜查還以順懷土之性以慰骨肉之思仍
為屯守補缺之賴允為便益老爺盛筭必及於此畢職但
當秖候回下第照本人等各回原籍則 寡君固當保住
給廩以濟目前之命而亦不可每歲如此必須歸及春耕
自為明年食力之地生道方延矣夫地有遠近查有後先
其遠者雖不可一時舉還若遼東廣寧山海關等處地方
則境連小邦該民之派住者尤多可以聽命而今還若待
畢職回日始賜發落則日月遲延耕農莫及煩乞老爺諒
寡君不忍之心憐骨肉思戀之情并察屯耕有裨之實盛

加查還不勝幸甚

兵部刷還呈文 庚子

謹呈為乞速查還本國人口以正浮言以便完聚事卑職敬蒙 國王差委齎謝 恩表文方物進謝外隨蒙 國王順付咨文四角派呈貴部及山海關分司遼東撫院都司等各該衙門同前事卑職已於所經地方各行投呈間該二月二十六日譯官南龍咸於分司衙門面蒙主事分付聽得在前陪臣將本國人兩三個帶去國王都殺他云欲去者送不欲去者不送等因卑職聽此不勝駭異為照此說必出於流民之靡衣媮食不樂還土者或帶他吐使不欲還送者之口而至徹於當事地之聽卑職竊恐此說不獨山海關一處有之則不得不明言其不然也當初小

邦之民或爲賊所擄或畏死附賊者其麗不億其中或戀土走回或聽撫革面者則固所當宥至於媚賊縱臾而被各營兵所捉獲者間或有之猶且除罪狀彰著顯戮難赦者外稍涉疑似者則一皆不問以安反側之心君人包荒之度一時招撫之策自當如此至於該民之隨往 天朝各營者則方流離蕩析之際不過急於救命聽他雇役日久情熟或男女仍因或貪戀糇豆順被帶回人人孰無父母兄弟骨肉之情無間貴賤懷土之性是其良心離親戚去墳墓豈其本情 寡君爲民父母不忍使吾民没齒他離阻伊首丘之心兼又小邦積禍之後國內空虛當此善後方急之日鍊兵峙糧一人有關玆不避煩瀆敢請查還既還而終之寧有是理浮言之出在該民則爲喪心在帶

他者則為造言二者俱極可惡若以此而曰欲去者送不欲去者不送則卑職之所痛恨不在於不得還一逋民而在浮言之厚誣也卑職仍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等人口隨其所棲泊等為 皇上隨其所服役等為 皇臣況今 皇仁同視內外一家 天朝各營軍兵方且留戍小邦則顧此鎖尾先請查還 寡君之心豈以是為可急者也憐伊骨肉之情而為屯耕補缺之地耳所擄吳慶祥所供亦只是渠目見所及此外派住各處非慶祥所目見者何限如遼東撫院都司山海關分司則所管攝者只是一古該查不廣非如貴部摠查各省之為盛卑職謹查小邦世蒙 天朝恩造雖一民之漂泊者必行刷還俾不混住而近如金丁仍等自賊中逃命走回

者並蒙 天朝給與盤纏畢加遣還 皇恩如天舉國感
泣況大司馬老爺以股肱重臣其仰體 聖仁宜無不盡
煩乞老爺諒 寡君不忍之心憐骨肉恩戀之情並察也
耕有裨之實亟加行文各省毋撓浮言將前項寄住人口
盡數查還以便完聚不勝幸甚

山海關三次呈文 庚子

呈爲姑置查還一節先辨浮言誑惑事卑職將本國人口
查還及浮言誑惑等項緣由前後呈稟貴部俱未蒙批下
本日朝通官表憲等於貴部衙門面蒙老爺分付及蒙示
兵部公文回說職等職等不勝駭異爲照今此查還一節
寡君之意非敢必欲發還如相訟理但念流民志切懷土
而不敢擅回亦蒙 天朝節續發還人口而遂成 恩例

謂可藉 天朝查還之 恩而遂流民懷土之心團聚骨肉便成完戶耳若知流民自失良心不樂還土而 天朝查還事體少有不便者則該民雖還已無骨肉之念而不關於有無之數何敢縷縷煩冒哉卑職前日呈文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語意亦在此但聞老爺信彼殺他之說至以揣揣就死地為說云此則卑職不敢不明辨而暴白夫天下之惡莫大於叛君天下之罪莫重於事讐小邦之民當倭賊充斥之日畏死投賊至於縱臾為惡如卑職前呈內所云者厥數惟夥賊退之後寡君猶且開自新之路廣招撫之門每戒有司不妄加殺戮隨蒙 皇上屢旨戒諭至發免死帖揭白旗招募 寡君益切感激承奉無違前後將該撫之數類奏 天聰數

至累萬此實明白可證至於流民之聽 天兵帶回者則
不過迫於飢寒捘命無聊而所捘者非他而在 上國地
方 天朝視小邦有一家之義小邦事 天朝如父子之
情一家婢僕旣在門闌之內則其往東往西都不須問有
等人口有可憐之情無可殺之罪矣若謂流往 上國者
亦為都殺則其在附賊者謂必殺無疑若爾則不特阻革
面之路而悞招集之策其孤 皇上勑諭之旨而得罪於
天朝者甚重吁揆之以理度之以情寧有是理所謂金氏
者不知何等流娼其至於泣訴請留者不過以男女之情
衣食之樂而喪其本心耳以喪心之訴謂 寡君行情理
所無之刑可乎早職來時將 寡君咨文歷呈遼東都司
撫院俱蒙盛諾至於大司馬老爺則說向早職如老爺所

說於南亂咸者卑職即行呈辨如今日所辨於貴部者則
大司馬老爺深然卑職所言答說係言正是已許行文各
省廣加查還茲有回咨可據以今料之貴部所報於大司
馬臺前者如此而大司馬老爺如是云云今職等亦已呈
辨於貴部如在大司馬臺前者顧貴部懵然聽改獨不如
大司馬老爺所聽於職等者乎目今　天兵尚駐小邦其
間無賴棍徒擅離本營行走民間者果有之小邦廣行緝
拏解送衙門者亦多而第以官兵方留國內閭閻小民遇
有　天兵摽子不知是官是巡一體畏敬難於認緝官兵
則受本將法度不至擾害逃兵則肆行搶掠不遺餘力小
民畏之如虎其誰有一毫饒挽之情哉但不能別白致有
遺姦耳若及　天兵盡撤則此輩又何所藉而敢行混住

此則不待 天朝教命而自當立行緝獻如查還流民之事待有此日再請非晩至如屠殺之說則非徒沒 寡君好生之心亦且悞招撫之策而上負 皇上勅諭之恩其在 寡君不止為過而與有罪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父母之過猶不忍聞況聞父母之罪乎職等聞之不勝戰灼敢陳之以深而呼之以急盖職等之意不在於得一逋民而在於明 寡君不殺之實至其流民則有則還無則已都惟貴部所命嗚呼 寡君好生之心天日在上流民喪心之訴尺霧蔽聞煩乞貴部俯諒實狀以理見察不勝幸甚

禮部稟帖 戊申

薰沐百拜謹叩稟于大宗伯老爺臺前本月二十日職等

伺候部裡通官表憲等面蒙老爺分付這事或行撫臺或
差人往審表憲等仍請陪臣每在館候完是本國通事往
來每加查奏蒙老爺允許等因職等蒙此以爲封事雖有
一番往來而大意則已許之也不勝感激回館相慶喜不
能寐第念老爺諭內或行撫臺者在職等過慮之心未免
疑惑敢行再稟不勝惶悚戰灼之至先該萬曆三十一年
陪臣金信元等齎奏請封而蒙貴部覆題請移咨該國使
之宣諭臣民方許據實具　奏一面咨行遼東督撫查訪
明白候　國王另有　奏請之時一併具　奏則部行會
官定議請　旨定奪伊時遼東督撫已經查奏明白隨于
萬曆三十二年陪臣李廷龜齎　奏來請蒙禮科叅抄乃
謂據　奏只是再申前說未見所議何在更難即謂的確

而遞可議封也已事之明鑑如此即又蒙老爺或行撫臺之諭職等深恐又如先年部覆所云終為姑俟之緩辭而止耳貴部以事體之重而欲行再查職等不敢容喙請止而但行文督撫則督撫亦行會本國而已數千里之外詎便恁生已見而自請之也只是徒煩往復耽延日月而已設令查奏明白前既不見據今何保其必准也苟行查督撫而後可為則陪臣雖留館候完恐徒糜光祿酒飯瘦死館裡而完事之無期也如必再查則須候部覆准下之日蒙發公文付與本國通事數貟齎持疾馳改本前來則往來不過一月有餘職等庶蒙完了大典歸報本國斯為萬幸煩乞老爺照詳施行以慰職等朝夕飢渴之望職等仍竊再照立嫡以長 皇朝祖訓甚明小邦恭事 天朝班

同內服凡制度典章何敢一毫踰越第念小邦不幸歷世繼嗣之際鮮有以世子順承者　恭定王以弟而嗣　莊憲王以次子而嗣　康靖王以姪子而嗣　恭憲王亦以弟而嗣　先王亦以姪子而嗣猶且世受　恩命敎忠順於藩翰今則不幸之中又萬有不幸焉而遭罹兵禍從擇賢先功之典棄病風狂悖之兄而與賢而有功之弟此固有拂於經常之道而亦有　先朝已行之規例非小邦所自創而私之者也先年小邦節次　奏請部覆丁寧乃曰俟有成功另議優處乃曰邦家未靖繼體宜急於擇賢此亦一時變通之說乃曰果有戡亂奇勳不妨另議優處乃曰璽書旣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乃曰國勢之式微丕振人心之推戴彌堅伊時乃議請封亦未爲晚乃

曰民望所屬國將焉往等因准此小邦毫無疑阻以為
聖天子恩典終必許之因此二十七年之間名號大定之推
戴益堅續于萬曆二十一年准蒙科叅萬分丁寧再後二
三年優處議封亦未為晚何今復請急於世子封武通官
每亦於闕下面蒙閣部諸老爺戒諭這事不須要忙候事
體全定然後請之外國之事何至見阻小邦仰恃部覆及
閣部面諭明白而亦慮意有所待瀆擾是懼經今四五年
不敢妄行續奏及今事體大異前日此非可已得已之事
而封典之加又稽於權署國事之日則大小衆心之疑惑
難以家到而戶諭職等伏聞名位已定雖一日不可改易
古人有逐兔分定之喩况至於十七年之久乎疾病邪之
伺也大位姦之窺也職等竊恐先年 聖天子全安小邦

之禍造終不得保有而貽朝廷藩翰之憂也兼且小邦自
兵火之後憂虞之象不一而足倭奴於久逞之餘狡謀叵
測每遣人邊疆探試情形建夷且負險自強遠交西部近
蕩海夷兵馬日集於門庭而每以甘言緩我是必以小邦
爲蒙恤 天朝不欲遽示禍心誠恐朝侵小邦而 天朝
夕爲之慮耳加以域内蕩殘民力未蘇而國有大喪念此
兩虎不以人理相處但以兵力相加乘人之衰憊所必至
當此之時其拮据補苴綢繆隄備之策雖使舉國君臣悉
心專慮萬恐難圖今又大典之稽出於千萬意慮之所不
到而人心觖望舉生憂撓則職等深恐國事日去而莫可
收拾此所以展轉空館日夜悶灼如不得命則不敢回國
而爲埋骨燕山之計矣更乞老爺府察危悰毋容别議再

加矜愍施行不勝幸甚

小稟

封事行查一節已蒙老爺示下事體已成除一面遵行外仍竊伏念自古禍患之機常伏於俄頃毫忽之間小邦南北之警實門庭朝夕之虞幸人之喪其勢可見加以上年失稔即旱焦土葬期已卜徵調方興而猝聞大典之稽擧國觖望彼此憂撓則謀慮不專萬難得濟卑職備位三事何事不慮當初小邦差委卑職並許賚持印信者正爲此等緩急伏請老爺商議大堂依正德年間陪臣盧公弼等直題事例一面容職等具題備陳小邦情悶俾不負小邦差送卑職之意不勝幸甚

稟提督主事陳公帖 戊申

小邦文廟版位因襲歷代之陋仍用王號曩在東征時楊
都院滄嶼公因謁聖見之始言昭代革謬之舉蒙去王號
但書曰先師孔子之位噫夫子之德固非節惠而可蓋且
世之所尊不在彼而在此者乎此出於賊莽假是之名而
歷世莫悟其非遂因而增之至有欲用帝號者何其陋也
此豈所以事先師者也小邦物情自來頗鬱而制度議禮
必出於天子非藩國所得以擅改也向微楊都爺本國亦
安知有昭代已革其謬也甚盛且幸但念小邦荒遠樸陋
唯知革謬之為盛而其間儀章節文有未可詳職等方守
方喪不可言喪外而適久鎖舘裏閤下且以宗伯之舊掌
邦之禮屢臨近舘顧此係是國之大典敢行稟裁竊聞之
古者尚奥先聖之廟先聖東向祭之者皆從東西向而天

子用鷩冕玄端之服意不敢以天子之尊臨先師也祭亦
只有釋菜釋奠合樂之禮盖未加王號之前只用尊師之
禮也至於漢平始加公號而南宋元嘉年始用軒懸六佾
之舞至開元年進王號然後正南面位被王者服禮樂儀
章之縟世以增加終至於用十二籩豆登歌八佾之舞天
子始以衮冕祭之其意盖謂天子之廟當用天子禮樂也
今當盛際正百王之陋去王號之謬則其禮樂籩豆牲幣
坐向之節獨仍前不改別無所裁革者否天子諸侯之學
雖有等級之殊而大槩不可不因天子之制而降殺之伏
乞閤下將 聖朝所已講定者明賜批下以便藩邦遵奉
施行不勝幸甚敢稟
批曰文廟稱王原屬不妥該國既改為先師無容再議若

籩豆佾舞之數我朝惟國子監樂舞用八佾籩豆各十二其餘天下學俱八籩八豆樂舞各止六佾該國係藩邦則籩豆各用八舞佾用六可也先師南向坐今天下之學皆然該國更不必置疑矣

呈禮部文 戊申

謹呈為乞恩事本年四月十九日卑職等於堂稟時分伏蒙老爺面諭節該承襲一節事體重大須再查乃行請謚一節係國以禮義之邦前王且恭順朝廷當以美謚加之等因職等蒙此恭候已過四十餘日猶未得命先儒氏有言曰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 先王葬期卜於本月十二日職等違離日久未知風雨工役之故果用本日

與否而這係當葬之月禮云信時日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是則葬期僅隔旬日而請謚之本迄今未經題覆非唯不
及於將葬之前亦不及於皇皇望至之日矣職等不勝痛
泣之至　先王事大之誠拒賊之議固四時之所共聞知
至於守藩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固結民心者則有非
天朝所及洞悉此有行狀具在可考也仍照承襲行查一
節職等原發通官二員約令離此十二日准到　王京以
日計之則本月旬前查本當至矣但念撫鎮衙門已差送
員後而繳本亦未卜早晚到也小邦南北交警大喪仍之
封典又稽大小歛望憂虞之端不一而足伏乞老爺將賜
謚一節參詳行狀所錄查依舊典施行一面行催撫鎮衙
門着令魁日奏繳並完大典不勝至幸再照郵典尚未蒙

議查本屬當繼至思得議諡撰文當需時日乞將卹典預爲題覆集有次第後查勘回日一併題請將封卹二典並差一使一以免天使兩起跋涉之勞一以寬小邦積瘁供應之力使小邦得於歛葬之餘專意隄備襲終繼世之恩一時並行優渥委屬萬便爲此瀝血開例具呈

計開

景泰元年太監尹鳳奉御鄭善　賜祭及諡又許承襲仍　賜九章冕服綵段

景泰三年尚膳監金宥金興　賜祭及諡又賜誥名九章冕服綵幣

成化六年太監金興行人姜浩　賜祭諡及賻又　賜誥命九章冕服綵幣

弘治八年太監金輔李珎行人王獻臣 賜祭及謚仍
頒誥命
批司查即便具題送祠祭司
禮部儀制司呈文 戊申
謹呈為敝藩久屬權署衆情憂惑陪臣坐煩館穀分義不
敢煩乞貴司行催撫鎮衙門尅日奏繳亟完大典以安敝藩
以還陪臣事職等將前事等因本月初一日已經堂呈繳
呈內無有請謚一款原呈文字蒙大堂老爺批送祠祭司
貴司恐不省有原呈專理敢行另呈外照得行查一節職
等原發通官二員約令離此十二日准到 王京以日計
之則本月旬前查本當至矣但未知撫鎮衙門果否業已
差送員役而繳本又未知遲速至也職等來時見先王葬

期尚隔四朔妄意星夜兼程可及竣事還參負縴之列以
洩終天之慟而淹留至此奚期已屆旬日之內東望悲號
五內如割此亦可以私情而置之也職等以海外螻蟻陪
臣久歷館郎弊煩光祿按日送程鹽菜薪炭無不備具職
等空坐吃喫分義不敢此亦妄保　皇上天地父母之仁
下及虫豸而容有以安之也顧念小邦南北交警大喪仍
之封典又稽大小缺望職等違離日久未知可虞之機伏於
何方而發於何頃此所以日夜煎灼寢天子之館吃天子
之祿而不知所自以為榮也況又日月耽延事變難測倘
遇夷虜之塵而道路之梗則封典之完尤未卜早晚小邦
之事豈非大可虞也煩乞貴部府諒有等切迫情由馬上
差人守催撫鎮衙門將已發負役馬上催回查來事情上

緊戀奏以便立等稟覆完了大典不勝瀝血懇祈之至爲此具呈

驛儀制司張郎中嗣誠署病註門籍不得司呈因提督主事轉送郎中家則郎中見之送于侍郎侍郎批送本司使即行催

呈禮部大堂戊申

謹呈爲行查久稽殷憂日劇煩乞貴部俯察菲言早加商確事竊照請封一節伏蒙朝廷以經常爲重業已奉旨行查卑職等不敢更有所言悶默待查已抵兩月矣期已迫而查未至日彌久則憂愈切敢吐窮源之論仰瀆嚴聽非敢望貴部必加採納倘蒙察卑情之萬一則職等雖以憂死而猶無恨也盖念先王有妾金氏生二子而早卒

二子則臨海光海也及二子已長而嫡　朴氏已過嗣育之年羣臣憂以爲言　先王敎曰此予一家大事予不敢遽群臣不知　先王深意之有在國有所隱憂者矣及壬辰之亂賊已過鳥嶺陪臣申砬之兵覆於忠州則國無藩蔽而勢甚急矣乃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夕　先王招大臣敎曰賊已迫矣不可不定大計予欲立第二子爲嗣如何羣臣皆感激遂下祝壽羅拜是夜卽於廡下立光海君爲嗣署置僚屬於是羣臣始服　先王所不敢遽者以少長而事急始爲不得已之擧爲　宗社地耳是豈有意於廢長而違越經常也當此之時屬之長乎屬之賢乎二十九日賊鋒已及漢江乃決西附之策命嗣子從分遣諸王子號召四方臨海君與異母弟順和君往咸鏡道所過不

思募集以夫馬舘穀之故亂加籌責見人善馬竇貸則必
掠之望賊思散之民囂囂然喪心及至會寧府則本府與虜
只隔一水王化最遠俗且獰獰乃綁兩王子開門迎賊此
非無故而陷於賊也既陷於賊而經年不得返則舉國人
心又將屬之長乎屬之賢乎及家 皇上專降一勑責光
海君以全慶軍務則光海來為世子猶夫陪臣也豈有
皇勑專降陪臣之理哉至是國人又信 皇朝已以世子
待也光海受命祗惧恐累 皇上付畀之重督率若干陪
臣身先霧露綏集民兵撫摩瘡痍指据兵糧器械以供
天兵之後克集殊勳則雖臨海回自賊中人心將屬之長
乎屬之賢乎到此則雖 先王亦沒如之何而不獨 先
王為然 皇勑亦已定之也是不可以常道持也續後欽

准宣布貽如日星一則曰民望所屬國將焉往二則曰俟有成功另議優處群臣乃以前日憂 先王之不即定計者憂 皇朝之不即正名而猶無毫髮慮也十有七年之間民心之推戴益堅國內大定如乾坤之高下冠屨之尊卑不可紊也蓋歲彌久則分彌定分彌定則人無疑乃於權署國事之日始加行查則舉國之憂惑其勢固然職等固知今日守經之論非有他意正欲王成乎小邦而此如癡前說夢愚下之人豈識其深但見其迹隣敵之生姦亦所必至且貴部每以爲階爲小邦慮意甚盛也然廢長立少非自今日廢伯邑考之周廢泰伯之吳未聞速禍而昧天命人心之歸而立建成召禍者唐祖是已是又不可以一槩論也我恭定王之於禔是已擿而易而成祖文 皇

帝亦已許之無疑啓東方盛治之君此　皇朝已行之家法國人執此而疑前後之有異謂有他故者亦其所也職等聞之忌之所感忌之所歸小邦以窮禍必亡之勢蒙皇上天地父母之仁行前古所無之事發百萬兵馬調百萬錢糧拯濟而全安之置之衽席之上恩無有至此之盛而一朝以慶長見責不許承　襲之常典職等亦恐隣敵之忌適出而乘之也即毋論其隱而以不見是圖者言之小邦介於南倭北虜之間國小民貧不能自保而猶至今日者徒以　天朝之顧護而且其勢有輔車之依也建夷之桀驁不可以常酋視也負阻自肆日稔兇心挫忽温之強破西波之堅遂窮海夷而囊括之以斷後慮所未及斷者小邦也其意常以為犯大邦則小邦擬其後侵小邦則

天朝擬其後此不敢輕易下手而維持相綴其勢如此小邦之平安道去其巢至近也咸鏡道至遠也其往來恐喝常舍至近之平安而由至遠之咸鏡者是誠畏 天朝之知之也遼之與小邦俱密邇建衛行言之泄直片時耳猝聞 天朝以慶長見責不許為王則為不復顧護而積猜之發想其計已深且馬島與釜山最近豈有不知之理既利其喪又乘其會則南北交警其勢不為虜則倭矣貴部其能復以經常之重責之此乎小邦之人生為感德之人死為抱冤之鬼此職等所以絶氣而不覺此言之經發於未查之前也仍念撫鎮已差送負役而查之而得其實則固小邦之幸也但念常人之心其權重則其心多撫鎮之所差送者不過韓門武弁不甚解義理之人以匹夫而當

宗社左右之權於千乘之國其勢豈能必守貴部禁約而保無弛張倘有少歛於意者則所查者未必能乎其實所查者雖不孚其實撫鎮亦何從知而正之既不能正則貴部已令查之既查而失其實則其將謂何職等見日久而查不至凡事日久則姦生此職等所以為查覆而又絕氣者也禮云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元士而莅一國是何鍾鉅而蓬細也多見其擁也況日月荏苒自春徂秋奄屆於弓勁馬肥因野為粮之月則建夷之必發無疑職等誠恐貴部之欲為小邦斷厲階者未必果斷也職等尤增絕氣焉懇乞貴部察此情形早加商確處置則
皇恩幸甚藩國幸甚不勝拊膺頓足之至為此瀝血具呈

再呈葉閣老文 戊申

謹具爲敬謝德意仍陳餘蘊以備合算終始商確處置事
卑職等昨日伏蒙大柱爺駐趾赫炎之中俯賜諄諭不啻
丁寧卑職等且感且惧私自相語曰 皇上天地父母覆
恤小邦生死肉骨未足喩其感也大柱爺以 皇上股肱
體 皇上至意憐念小邦至此之勤誠張子所謂吾父母
之宗子以哀四方之顚連者哀小邦也卑職等感激怔營
不敢更有所言而顧禍機甚迫有不容但已者苟惶縮不
言無以究 皇上之大德而成大柱爺之仁心也敢此再
瀝伏乞終始憐察通官每回說大柱爺教以行催宜催云
卑職等以爲通官每話不通方必承聽之謬也行査固宜
當催但催之非小邦陪臣之所可爲必大柱爺將自行催
而近日每聽之謬也如蒙大柱爺行下該部使之馬上催

來則封車早完一日一日是大柱爺之賜而況非止一日
者乎不勝切祝馬至於行查一節則 聖旨已令查之須
等候查至事體方妥早職等雖甚愚懵豈不知事體本當
如此乃此云云者恐楇機之迫無待查之項也何者建夷
之流涎小邦者非古邦之私言也發於 天朝邊諜者如
此大柱爺之所已深知也其除海夷固為小邦撤藩籬也
急小邦固為 天朝斷左臂也雖以勢之弱不能直斷其
頭以報 天朝而其兇謀所在則豈不灼見彼雖匪茹其
譎詐則固筭人之所未及筭者以急於小邦而朝夕伺釁
之心一朝聞 天朝見責頗重不許為王則其逞其積猜
之心則固無所疑若以 天朝為亦棄小邦則彼猶有成
敗之慮稍待弓勁馬肥因野為糧之月乃常計也彼必知

天朝不永棄小邦也則當乘機迅發如疾雷之不及掩耳而及 天朝之見責則必曰我但見其絶不知其不永絶也則小邦剪焉之禍直在措頤之間而 天朝能復以此責之彼乎然則小邦生靈已歸枯魚之肆 天朝雖欲以尺一榮封其可及乎昨蒙大柱爺及諸科爺面諭行查至則封事自當准許雖有日月之遲終必得之此非誠無是事而卑職等詭為張皇之說要封事之速成也大柱爺況機筭之則可知此說之誣不誣也此卑職等日夜憂灼不揆遐賤而日日聚首赴愬於大柱爺而不憚煩者也若其勢持循於待查之間而保無向之所虞者則固萬幸也但查似無速完之勢在賊之謀亦安知不如卑職等所言者乎 聖旨已令查之今不可追寢其 命則道路所聞誠

不敢輕發於嚴聽之下乍聞撫鎭所爲非如大柱爺之體
皇上至意云則差查者必有承望風旨之弊轉奏者亦不
無文過之患前呈內所謂朝廷已令查之而查不以實則
其將謂何之說實慮此也然此則天地父母必有所逆度
而處之者也若前撫鎭引嫌不自繳而推之新撫鎭則日月
當多禍其可延待而不先肆乎然則小邦臣庶雖欲不爲
抱冤之鬼得乎伏乞大柱爺察此情形亟加商確雖不待
鈔封而有可以緩此禍於未發之先者深思處置如救焚
拯溺則 皇仁幸甚藩國幸甚無任踊躍叩心之至爲此
瀝血具呈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四

五峯卷五